平宋録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平宋錄三卷舊題杭州路司獄燕山平慶安撰一名大元混一平宋實錄又名丙子平宋錄前有大德甲辰鄧錡方回周明三序紀至元十三年巴顏下臨安及宋幼主北遷之事與史文無大異同惟元世祖封瀛國公詔巴顏賀表諸篇及追贈河南路統軍鄭江事爲史所未備頗足以資參考此書黄虞稷千頃堂書目以爲劉敏中作今按周明序稱平慶安頃于行省奏加巴顏封謚建祠于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且鋟梓王行實行于世後又有大德八年甲戌月案大德八年爲甲辰九月當建甲戌此當時習俗之文不合古例謹附識于此燕山平慶安開板印造平宋錄一行俱不

言新著此書是此書實劉敏中所撰慶安特梓刊以傳後人以其書首不題敏中姓名未加深考遂舉而歸之慶安耳今改題敏中名從其實焉敏中字端甫章邱人由中書掾歷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追封齊國公事迹具元史本傳

原序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而征自葛太公佐武伐紂戰于牧野師三千人蓋伊吕師貞丈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自古受命平江淮者皆非天子仁義之兵務快私意深入重地或乖天時拙于地利失於知機應變彼已虛實之勢鮮有不貧於敵者矣故曹孟德一百萬敗於赤壁苻堅九十萬敗於淝水蒙恬二十萬敗於荆郢身恥名辱遺誚千古亦徒勞人爾哉我聖元大丞相巴延公承聖明文德不干羽兩階而萬邦來格統文武全才不孫吳七書而亡宋無敵取襄淮如拾芥平江南猶反手也大德七年杭州路司獄官平慶安建白大丞相太傅巴延公加封淮安王謚忠武創祠立石分於

武成王廟左又次第平宋録記大路推官王國賓請序其首余謂功臣勳烈具姓名者一百二十餘人悉列於目然於正野史更爲收摭建昇論立奇績於當時者以爲全書激勸後世人有光於史筆者何多幸邪抑試論之太公望前代封昭烈武成王以其一戎衣天下大定歸馬於華山放牛於桃林使周之子孫八百二十七年不復用兵此其所以爲武成王也又封吳孫子於右漢張良於左亞于昭烈血食配饗夫孫子者雖著兵法十三篇有臨時應變萬舉萬全之能不過破楚入郢皆戰國諸侯抗兵相加未嘗混一區宇齊魏燕趙秦晉尚爲勍敵莫敢側睨故將鑑博議孫武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義可以爲春秋諸侯之將不可爲三代王者佐也

晉淮安王則不然天姿神邁雄才大略運籌計算料敵決勝豈止十三篇權術而已哉皆以仁義不殺爲主耳吾聖天子以仁義將將淮安王以仁義將兵簞食壺漿室家相慶一統天下郡縣四海無往而不捷則尺地一民莫非其有矣异哉聖元豪傑何其盛耶大德甲辰秋七月朔至賓子鄧錡序

天以大元世祖皇帝神聖文武一統天下時則有若巴延丞相如阿衡之於成湯太公之於武王可謂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之會哉中統四年入侍天顏一命中書省平章再命中書省左丞相三命領樞密院事至元十一年甲戌秋九月董師南伐浮漢江而下所降復州不以一兵一騎入城不擄一民不掠一物所至皆然而斗南諸郡望風歸附矣十一月辛亥

舟師出沙河口入大江宋之所恃者江無江則國亦無矣此丞相獨斷第一功也乙卯以舟載鐵騎三千令阿珠平章渡上流二十餘里青山磯戰于江中果得南岸拂早來報丞相大喜此一舉天下之奇兵也一相渡上流一相渡下流天下定矣丞相時親攻陽邏堡擊走夏貴數十萬衆天下大定矣于是黃以西鄂以東郡無不降安慶范文虎降爲先鋒十二年乙亥春二月庚戌宋平章賈似道部孫虎臣兵十萬餘屯丁家洲遣使稱臣納幣乞退師不許已未大戰江中擊走之二人僅以身免四月留屯建康俟秋再舉七月朔上都拜中書省右丞相保奏阿珠拜左丞相右相東下兵盡東海左相西上兵盡南海天下大定矣八月自淮東渡江常州已降復

叛十一月屠其城十二月宋相陳宜中約降十三年丙子春
正月至長安陳宜中不至遁甲申至皐亭山宋使來獻寶璽
降表三月丁卯入杭州城甲戌赴闕遷宋全太后幼主北行
太皇謝太后病未遷福王與芮相吳堅以下皆北宋相文天
祥先留軍中至鎮江遁此丙子平宋錄之大略也然則以世
祖皇帝之聖佐以巴延丞相之賢天固與之宋以老后幼主
佐以權臣賈似道之姦其罪之尤大者叛盟爽約留信使於
淮郡援逆雛於山東天實亡之福善禍淫皆天也求爲此序
者前杭州司獄燕山平慶安大德八年甲辰九月十五日通
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方回撰

司獄平慶安上言于朝立太傅巴延公之祠於錢塘武成忠

烈二廟之間未獲先世之令典以宜其施惟耆艾是求次及
於僕夫爲世功業吾山林之士所不言也謝不能已復以所
聞昔先王之有天下也於其左右之臣必疇其爵邑錫之土
田樹之旂常公之彝器使其子孫奉其祭祀若周之太公漢
之子房是其人已封建旣廢斯道不復而名臣之迹亦有所
表以不泯於世故白起祠於杜郵馬援祠於南海諸葛祠於
三巴張巡祠於睢陽皆所以明施報之義揚盛大之業也今
國朝之興元輔之臣股肱爪牙之士辨博之人肩摩踵接固
多有之以僕所覯未有逾於太傅者也用兵江漢不嗜殺戮
城下之日萬姓謐然是太公之將也輔我聖皇克正大位是
子房之傅也而廟祀之禮未及白起馬援之徒則人之說者

固斷斷於是矣亦何以顯昭代之恩立賢者之勸哉况於錢塘爲立功之地飭之祠宇使耄稚承事無有厭斁其義不淺亦使武成之廟太公子房之靈有昭有烈顧不偉歟夫揚國家之美者臣子之心也捐已然之物者天下之言也僕夙嬰孤蹇寄迹黄老飄舉世外何取何遺以其諏於僕也聊誦所聞酬其請當塗杜道堅敬書

人有禦大災排大難立大功則祠祀之謂其能爲斯民立命爲斯世開太平追褒其功德使之血食於後世如禹之平水土伊尹之相湯太公之佐武王周公之輔成王漢之三傑蜀之諸葛孔明晉之羊叔子唐之裴度顏眞卿郭子儀皆廟食於百世不廢也惟我大元巴延太傅大丞相忠武淮安王以

振振麟族游於宗藩中統癸亥由西入覲世祖皇帝一見之
頃如協夢卜托以股肱心膂之寄隨拜中書平章事凡軍國
繁劇剖決無留至元改元以來宋權臣賈似道於我大國背
盟失信至元甲戌秋王奉詔南征冬十二月大兵飛渡長江
如履平地暨還闕大拜復提師取江淮數十州直擣蘇秀所
向風靡兵不血刃皆納款降附至元丙子正月十八日軍次
杭州北關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宋都生靈咸被更生之德時
屯兵浙江沙滸閣宋太后與宮女宮中耽望仰天祝曰海若
有靈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夫何胥濤不遁者三日自非王
忠誠感格疇克臻此宋人始知天助人順氣數將移遂於二
月之六日率其國大臣等望闕拜伏歸覲王隨以密旨召還

班師振旅其豐功偉績允謂窮天地亘古今不世之盛名無
以加於此者雖庸人孺子皆得而言之惟王謙謙不伐了無
德色告成於上勇退揆席優游綠野二十餘年天下蒼生方
將徯王復用奈降年不永一旦棄人間事至今江南遺老感
王不殺之恩懷王撫綏之德聞王之薨莫不流涕王生於丙
申薨於至元甲午之冬享年五十有九子孫皆顯於朝竊惟
王恪恭乃職克成大業未有能發王之心而聞諸上者獨杭
州路司獄撫山平慶安奮身陳言於宣撫奉使嘉其言而轉
呈都省遂獲聞奏追封淮安王謚忠武都省俯從祠祀之請
俾之專緣以集其事平司獄又能貨廬買木以倡其首請佃
杭城已宋武學故基武成王廟之東建立祠宇往來之人得

瞻廟貌皆發忠義之心仁義哉平司獄之操心也且鋟梓王
行實傳於世名之曰丙子平宋錄開卷瞭然見王勳業之大
凡當時同心戮力之人因王而得彰其名於天下後世又知
平司獄倡義揚善之盛德顧不偉歟時則有嘉其志之克成
囑余爲之序云大德八年歲在甲辰秋九月前松江府正錢
塘周明序

奇正分合之術車騎卒伍之陣山澤水陸之戰若合符節信乎其深於兵矣孫子論智信仁勇嚴五者丞相實全之且古之取江南者蓋有之矣然皆値其君臣庸闇謀謨乖次內外離叛是以用力少而見功多所謂乘其間投其隙故得以肆其志何況宋三百餘年人心堅固君臣輯睦城郭修完兵甲精利糧儲充足將士如雲謀臣盈廷自我大元國以來梯航所至萬國來朝靡不臣屬抗衡不已遂爲勍敵丞相總兵南伐旗旄所向戰無堅陣望風披靡長驅徑擣如入無人之境取漢鄂如拾遺摧蘇杭如拉朽宋將身竄膽落救死之不暇用能獲其君臣收全功而還使我大元之化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爲臣妾何其盛哉至元十一年甲戌正月上命右丞

相巴延節制諸軍伐宋七月巴延陛辭上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曹彬也甲戌九月大會兵于襄樊是月丁亥沿於漢江而下前後延袤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丞相遣萬戶武顯等前鋒趨郢州至溧水時值雨淋漲溢以無舟楫病涉遂駐兵于溧水之濱丞相大軍繼至武顯等趨迎馬首告曰溧水泛濫兵馬懼其溧沒以故待之丞相怒責曰此水小而不敢渡焉敢渡大江耶苛馬軍中召一壯士貫甲仗渡水而軍馬長驅悉渡亦無溧沒者諸將伏其威武諸軍旣渡丞相令禁軍中有敢殺馬以罪罪之於是一軍人殺馬即遣誅之至炎山前鋒來報郢州消息丞相遂至郢軍郢城之西其城在江北岸以石爲之高接山形矢石

莫能近攻之無益有人來言江南有城曰新城彼於江水中
密樹椿木以絕舟檝往來下流又置城於黃家原彼軍堅拒
諸將極難為力於是丞相歷觀郢之形勢其黃家原堡西有
溝渠深濶數丈淋雨月餘其水漲溢南通一湖至江甚近可
令戰艦悉達漢江以避郢軍言訖丞相遣數將率兵進黃家
原堡即日克之總管劉二李勞山首獲戰功丞相遣兵圍郢
又遣兵衆治平江堰破竹為席地邊舟而過郢城遂入漢江
大軍將進諸將告曰郢城乃我之喉襟今不取而過後為歸
路患必當取之不聽諸將數言郢之不利丞相罵言汝曹欲
為困襄陽之計俱為龍斷者耶用兵緩急我具知之況攻城
乃兵家之下計大兵之用豈惟在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

失矣冬十一月戊子大軍發郢城丞相而下平章阿珠及諸將帥不滿百騎殿後而進前去大軍數里之間後有郢州城將帥趙統軍帥精兵數千騎追之丞相暨平章阿珠等未及介冑而回渡迎敵大破郢兵于漢上丞相親將馬軍揮戈斃之其餘將士死者不可勝計生獲數十人乙未至沙洋敷陳旣福招諭歸降其守軍串樓王𤬪索王等堅壁不降遣兵攻之時軍中有相士李國用者祭風風遂大起以助兵攻丞相令砲手張元帥等順風以火炮攻之烟焰熛天俄而城陷生擒首將串樓等四人丞相令曰應拒敵者悉斬之沙洋南五里至於新城其將邊都統鎮守焉丞相令軍衆將戮沙洋軍人首級列於城下執縛沙洋將串樓王等望城呼曰邊都統

宜速歸降如其不然則禍在於目前至暮其將黃都統踰城
而降丞相擬授招討使即以金符佩之又遣人復招邊都統
回言曰請參政呂文煥話於是參政呂文煥乘騎於城下彼
軍一時飛矢如雨中呂文煥右臂墜馬抵城避之須臾奔趨
而已己亥丞相遣兵衆攻之彼將統副任宰踰城而降丞相
乃督衆乘勢攻之下令曰如降者悉免應拒敵者皆斬之其
城中軍民往往踰城而降是日進攻拔之首將邊都統自焚
而死於是丞相將沙洋所擒將串樓等四人亦誅之大兵遂
至復州遣人諭其主帥曰汝曹若知幾而降有官者仍居其
官吏民安堵如故衣冠仍舊市肆不易秋毫無犯闕會銅錢
依例行用兵至翟安撫貴即日出降諸將言於丞相曰自古

降禮當要降表須知計點錢糧軍數差官鎭守丞相不聽省諭諸將無令一軍入城違者斬之於是無秋毫之擾丞相温言慰諭之翟貴曰貴今官守復州如是不降一郡生靈必遭殄滅貴今已降家屬在郢州必不能免丞相曰汝今迎師而降郢州親屬可令無虞云云丞相召貴曰復州去江陵不遠汝遣使去招諭云云付汝蒙古文字今使江陵之人賫之如遇後軍見之不敢爲害云云諸將又曰當要降表須知錢糧軍數丞相曰不然倘復州不肯歸附亦不宜攻擊自今時曰相逼前去大江不遠我軍悉戰力爭不在於斯在於渡江耳諸將皆曰諾丞相大會諸將議渡江事卽日遣總管劉深千戸馬福觀沙湖水勢令諸將皆趨漢口渡江諸將曰漢口水急

彼軍且有備禦丞相不聽我軍徑過淪河軍於蔡店去漢口
且近是日兵衆圍漢陽軍取漢口渡江夏貴併力守禦丞相
遣數將帥舟師至夜復回淪河沙湖曰汝輩如至陽邏堡或
沙湖近處遣人速來報我先遣萬戶阿喇哈蒙古騎兵倍道
兼趨沙河口丞相帥兵前進冬十二月庚戌軍於大江之北
丞相輕騎觀大江形勢辛亥自漢口開壩引船徑入淪河轉
至沙河口達於大江壬子丞相以戰艦萬計相尾而至先令
戰艦數千艘泊于江岸北屯布以輕舟維其後會於淪河灣
口其蒙古漢軍步騎數十萬衆列於江北旌旗彌望宋人觀
之駭然墮氣即日夏貴帥漢鄂州師順下流迎敵至夜彼潛
發舟師犯我軍船有總管張當見之遂戰宋兵敗還是日諸

將言曰沙河口南岸彼屯戰艦一隊可以攻取丞相不聽呂文煥又言彼船攻之必獲丞相答曰吾亦知其必獲吾之所慮諸將獲小功驕惰其志有失大事吾自料之可一鼓而渡江獲其全功無貪小利諸將皆曰然丞相令諸將各修攻具進陽邏堡一名武磯癸丑詰旦遣人于陽邏堡往諭宋之將士宣布朝廷威德招諭來降宋將弗聽夏貴以戰艦數千餘艘列於大江之下橫截江面其勢堂堂若不可近甲寅又遣人敗陳禍福於宋將宋將答曰我輩累受大宋重恩政當戮力死圖報効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之天下賭博孤注輸贏在此一擲耳丞相遂指揮諸將進兵攻陽邏堡城竟日不克是日軍中相士李國用告丞

相曰天道南行大江必渡夜觀金木星相犯若二星交過則可渡矣丞相曰征伐大事戰勝攻取在將之籌畫天道幽遠安可準笑而慰之乙卯復攻之密謀於阿珠平章曰今宋將之心謂我必扳此陽邏堡可以渡江況此堡堅攻之徒勞若今夜令汝鐵騎三千汎舟泝流而上趨覩其陣料彼上流雖有備而不堅當爲擣虛之計以來日詰旦且渡襲江南岸遠遣人報我阿珠平章然之是夜遂行于上流二十餘里泊於青山磯中夜帥舟師戰於江中果得南岸丙辰拂早阿珠平章遣譯史馬文志來報曰平章承命而往已過江矣丞相大喜遣步將數萬急攻陽邏堡軍中有被傷者親爲安慰賜藥以療之由是愈得士衆心臨陣無不用命以一當百是日丞

相被堅執銳親冒矢石臨於行陣指揮諸將帥舟師數萬衆
直衝宋將兵船大戰江中我軍乘銳攻之無敢當其鋒宋兵
大潰於江中陽邏堡人心瓦解宋兵數十萬衆死傷者幾盡
流尸蔽江而下夏貴僅能脫命棄舟遁去白虎山抵暮方止
諸將舉觴稱歎曰自大元開創以來丞相出師一鼓而下江
左乃建大元丕洪之業不世之功非丞相其孰能與於此丞
相答曰殆非我一人之智乃聖天子洪福諸將之力也於是
置宿於江壖次日凱還勞軍會議取鄂州戊午大兵渡江已
未漢陽軍降是日早至岳州遣呂文煥斷事官楊仁風總管
楊椿等直抵城下宣揚威武曉以成敗曰汝之宋國所恃者
江淮而已今我大兵飛渡長江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若

爾堅拒大兵一舉枕尸流血在於目前生靈何辜於是鄂州張讓然遣計議官王屆出城議降事庚申張讓然率衆來降辛酉大宴於李庭芝園壬戌丞相定新官品級歴加有差撤宋兵衆分於諸軍之中其城向日有陷宋邊民及戍卒甚多往往悉黥其面相率來告願歸故里丞相悉縱之號令諸將曰所部軍兵毋令侵暴百姓違者罪及官長去苛從簡民皆悦服都總管呼圖岱爾及新附官趙都統孟都統等馳驛奏渡江之捷又遣萬戶阿喇哈提精兵數萬暨前鋒黃頭奪壽昌糧得四十萬斛以充軍餉鎮守黃河議留左丞阿拉哈雅宣撫斷事官楊仁風郎中鼎提控宋熙及諸將分兵守鄂仍行中書省巳巳丞相暨平章阿珠領兵東下庚午露宿中夜

丞相遣阿珠率舟萬餘衆先據黄州江口丞相至壽昌遣荆湖宣撫程鵬飛總管楊椿往諭城守副制置陳變變遣總管石國英劉仁等過江至壽昌請降仍求名爵丞相曰汝旣率衆歸降何必慮及名爵率令石國英等還黄州丞相卽召幕官議陳變名分事卽以沿江大都督許之變大喜十二年正月癸酉丞相從舟抵黄州城下陳變出降次日多示榜文綏撫居民内外帖然陳變分兵置諸將召變問曰汝有子乎陳變答曰有子岩守漣水可密遣人致書招來丞相從其言是夜陳岩潛出繼而遣使分道招諭黄僊石金剛臺諸山鎭悉降丁丑丞相與阿珠召陳變呂文煥謀取蘄州丞相曰向聞管景模王滕呂師道等與汝最相親汝可密書示之則令來

降不亦可乎於是陳夔呂文煥遣人至开州管景模答書來降辛巳先令呂文煥陳夔及蒙古萬戶等選水軍精銳者數萬衆汎舟而下趨开州壬午平章進兵蓮子灣是夜呂文煥遣使齎呂師道夏貴與管景模池州張林等書且言管景模等今欲大兵先據开州丞相密議令阿珠帥舟師先造开州丞相部水陸之師繼至开州城下是日管景模率衆出降加以兩淮宣撫使呂師道授同知劉千戶哈達爾鎮守即日阿珠率舟師先進趨江州丞相嚴戒將士曰甲仗俱要精礪違者罪之水陸並進癸未宿于富池甲申軍于城乙酉雨作江州呂師夔錢眞孫遣人遠迓丙戌至江州城中士庶拜迎馬首是日大宴戊子呂師夔請丞相及阿珠等大宴庾公樓即

曰安慶范文虎遣人持酒菓來迎南康軍官吏來降是日有安撫錢真卿選趙氏宗族女往麗者二人盛妝欲納丞相丞相辭曰我奉聖天子命興仁義之師取江南除殘去虐豈以女色移我之志乎卻不受即遣歸其家宴罷出城宿於東郭夜半風大起己丑大雨丞相定渡江人員功賞時雨連日不止令吕師夔傳檄江右州鎮播揚威德招諭歸附范文虎遣其姪機宜請丞相速來欲降丙申丞相議江右已歸附州軍官員名爵及進取事體功賞等事令左右司員外郎石天麟同萬戶顏森卜馳驛赴闕敷奏戊戌安慶范文虎遣使來報阿達哈劉整等行樞密院遣軍臨城招諭我輩不從衆心願俟丞相池州張都統亦遣人來降丞相令阿珠帥舟師造安

慶丞相帥水陸兵至湖口湖口岸闊數里遣千戶甯玉等修繫浮橋以渡兵衆時風大水急橋不能成或言於丞相曰鄱陽湖內大孤山神祠請禱之丞相然之遣人詣大孤山禱曰欽奉大元皇帝命舉兵以征不庭長江既渡今湖口大風數日阻我兵不能進如祭之風定後則許汝歲時血食祭享若風不息汝必不安是日祭回風息大軍遂渡丞相令江州士民歲時祭享丞相發江州阿珠遣使來言曰安慶范文虎已降今依命同本官招諭池州二月丙午大兵至安慶丁未丞相令行樞密院軍馬過江相合行院官劉整卒戊申發安慶庚戌至池州張都統出郭迎丞相是日賈似道孫虎臣帥師十餘萬衆於池州下流屯於丁家洲賈似道遣宣使阮克巳

宋京等賫書求和請退兵稱臣願歲貢幣丞相遣千戸囊嘉
特暨來使同往答書於似道云我奉旨舉兵渡江爲爾失信
之故安敢退兵如彼君臣相率納土歸附卽遣使聞奏若此
不從備爾堅甲利兵以決勝負囊嘉特至求和不從歸附丁
巳丞相率兵至於丁家洲去彼軍數里屯駐戊午丞相觀賈
似道孫虎臣兵衆數十萬勢若雲屯己未丞相指揮諸將授
以方略夾於江岸樹砲弓弩等具併力攻之丞相暨阿珠乘
舟督戰宋兵大敗追殺數十餘里江面流屍水爲之赤賈似
道孫虎臣僅得脫太平州孟之搢出郭迎降是日建康翁都
統遣人來報云趙制置棄城遁去請大丞相速至受歸附丞
相先遣呂文煥及招討索多按察副使焦寛南等賫榜文往

建康撫諭軍民丞相進兵過太平三月癸酉至建康大賚三軍鎮江亦遣使來降丞相遣行樞密院軍馬屯守鎮江由是淮西江南滁州寧國等大小數十餘城傳檄款附庚寅遣員外郎石天麟等皆詣闕奏事至尊大悅凡渡江獲功人員及士卒陞賞軍務等事皆可其奏丞相駐師建康令樞密院阿達哈併參政董文炳等分兵鎮守鎮江兩淮沿江所歸附州郡俱選素有威望萬戶八員與新附官同鎮守撫治丞相約束諸將分守城壁者不令下鄉侵擾人民違者加之重罪是月尚書廉希原侍郎嚴忠範議官宋德秀等奉國書使宋臨安請益兵護送丞相曰汝旣奉國書前赴臨安負若先遣一個宣使前往諭彼官吏預知其意然後可進況我大兵壓境

繼後而進宋人必未敢傷害汝輩不宜益兵護送吾恐宋人見汝輩多擁兵衆心生疑惑別有異議於汝輩深爲未便切宜熟慮廉尙書等堅請護送遂許之翌日遣兵數百人護送至獨松嶺皆被宋兵所害果如所料次日令孟子搢及索多行江都宣撫事撫治建康臨安洪都統輩密遣人從閒道致書於建康歸附官翁都統徐都統爲相通好其辭迫切言殺信使之事宋太后嗣主實皆不知乃邊將之罪今爲搜捕斬首謝罪宋氏君臣意望大兵不欲東向願輸歲幣請頒諸君代於大丞相處善爲辭焉丞相聞之謂諸將佐曰宋人譎詐爲計以視我之虛實吾當就而用之臨安之行孰可同往亦觀彼中事體仍爲我宣布朝廷威德令彼之君臣早爲歸附

免致加兵使生靈無辜塗炭諸將佐皆曰善吕文煥等言于丞相曰議事官張羽爲人端慤剛決兼有才略其人可往丞相然之召而問之羽曰雖蹈廉嚴之覆轍然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羽何敢辭夏四月乙丑遣張羽與宋人同之臨安至蘇州遇害時人莫不傷之

平宋錄卷上終

平宋錄卷中

夏四月乙丑阿珠奉聖旨分兵築圍守揚州屯於瓜洲城丞相與呂文煥及諸將鎮守建康候秋再舉翌日侍奉御愛仙奉旨召丞相赴闕計事丞相令蒙古萬戸阿喇哈權省事仍咨陞郎中孟琪員外郎劉江議事五月辛巳丞相趣裝發建康壬午至鎮江會同阿珠阿達哈等議鎮守等事仍諭諸將練習所部水陸士卒甲仗務要嚴整緩急適用毋令怠惰諸將受指揮還癸未同呂文煥濟江北石天麟從行至淸河口丞相馳驛先赴闕敷陳平宋籌畫至尊悉皆嘉納七月巳丑丞相拜中書右丞相遂奏保平章阿珠之功亦拜中書左丞相八月癸卯發上都南行八月丁未至大都省院臺衆官留

夏三日辛亥發大都自河間取道山東路直入都經圻潭漣海等處並巡視邊陲要害壁壘堅脆用兵設備調淮東元帥右丞博囉歡左副都元帥右丞阿里伯所部軍兵萬衆附江而進九月戊寅閲兵於淮安城下淮東招討使僉樞密院事阿爾默色守新城兵亦會合是日指授諸將方略己卯詰旦會兵於淮安城下令安東州歸附官孫嗣武等扣城大呼諭淮安等將許安撫曰丞相奉大元天子命舉兵南伐所向無前聲勢震天東連海嶠西抵川蜀沿江州郡望風納款其孰不知今我等名爵有光於宋乃至合境生靈俱獲安業汝曹思之宜速來降則可轉禍爲福如不然城陷之日誅滅無遺悔將何及又繫文書於矢射於城中以搖衆心辛巳遣阿爾

默色領本兵船鐵騎拒其北城西門丞相與博囉歡阿里伯等親臨南城堡指揮諸將分道進攻其堡俄而兵衆鼓勇長驅登城遂拔之宋兵大潰趨奔大城之下我軍追殺直抵門橋斷遂不得進亦斬首數百級癸未平其南堡甲申發淮安南行丙戌至寶應軍戊子攻白馬湖克之泝流至淸口桃源進至高郵境遣帳前哈必齊千戶色徹肯等先帥鐵騎數百趨高郵遇宋兵出戰宋兵大敗斬首數級次日丞相率諸將閱兵城下觀宋壁壘而還進至范光湖避兵之民甚衆丞相遣人招諭悉降又遣侍衛軍總管顏聚等乘戰艦五十餘艘破草湖鄉賊即日克之令諸將秣馬俟行十月己酉至揚州庚戌會兵圍守揚州耀其威武平章阿珠及右丞張惠參政

敏珠爾丹率諸將來迎王子阿珠受左丞相宣癸丑丞相炎大灣頭新堡命諸將指揮方略阿喇哈自建康來見丞相是日大雨還營乙卯與左丞相阿珠兵合令阿喇哈還建康起兵辛丑留博囉歡阿里伯等部銳兵萬衆守灣頭堡是日大兵南舉丞相觀楊子橋堡是夜宿於瓜洲壬戌渡江至鎮江宣讀聖旨於府廨置行樞密院令官阿達哈董文炳同署行中書省左丞阿達哈部左軍諸將先攻常州不下丞相與阿珠議平宋大事遂分諸軍為三道會於臨安右軍以參政阿喇哈四萬戶總管鄂囉齊等帥蒙古漢軍步騎十餘萬衆自建康出由安慶直趨獨松嶺左軍以參政董文炳蒙古官帥萬戶張宏範萬戶張祇都統范文虎王世強管如德史勝等

省都事楊晦領幕府事水陸精兵數十萬出江入海取道江陰進趨許浦澉浦上海華亭等處丞相暨左丞阿達哈至中道行都省事統帥羣將咸受節度裁斷大事帥蒙古漢軍一萬衆水陸繼進趨常州是日左丞相奉詔旨分兵鎭遏揚州屯於瓜洲十一月己卯丞相出鎭江宿於丹陽壬午至常州前進之兵相持不決至日丞相帥大兵嚴圍其城壁以立木爲之其池塹既深且闊攻之誠難丞相召諸將指授方略令各備攻具期於來日分道攻擊又先遣人大呼城下諭言曰城中將帥士庶宜速來降免爾曹拒敵之罪城中不聽癸未又令諸掾吏書諭文射入城中曰常州主帥將校士庶常州我大元已附之城爾衆復來據之大丞相領兵臨城四面攻

擊勢易摧枯耳然我念主上好生惡殺務以招徠為先連日
遣人告諭未見聽從爾之士民勿以歸降復叛為疑爾之將
士勿以拒敵我師為懼約以來日如能出城歸附以保生靈
前罪一無所問不妄戮一人仍依沿江已附州城一例遷加
爵賞四民各令安業若更執迷堅拒城破之日枕尸流血老
幼無遺宜速審思毋貽後悔又不聽丞相親督帳前軍數千
臨於南城又多建火炮及弓弩等具日夜攻之不息至甲申
已刻丞相怒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登木城即豎丞相紅幟
於城上四面並進宋兵大潰克之遂屠其城又蒙古都元帥
闊里特穆爾萬戶懷都等率兵先據無錫乙酉丞相登常州
水門遣人捕索賊兵悉斬之丙戌丞相號令諸將其拽砲鄉

民廣給其榜各歸其鄉禁約軍人不得妄行擄掠犯者加以
重罪由是遠近皆安丁亥遣萬戶宴徹爾萬戶蒙古岱等部
水軍數千巡捕太湖會兵於江戊子賞勞獲功人員己丑冬
至庚寅遣伊齊爾岱宣撫游顯索多總管楊椿等會閭里特
穆爾兵遣懷都兵先趨平江卽日參政董文炳遣使來送兩
淮帳下王都統雄卽以嘉興招討使授之平江主帥王邦傑
等遣張撥蔡汝達賫書來迓丞相丞相慰勞遣反遣使往諭
懷都等官曰此大兵到日宜嚴飭將士守護城池勿得縱令
侵擾百姓如有犯令入城者從軍法擬行省都事馬恕爲常
州尹多給榜文招懷未附之民是日阿喇哈遣使來報曰所
部軍兵已過廣德進趨獨松嶺丞相深然之十二月庚子發

常州懷都遣使傅囉歡來報彼宋柳岳奉使至無錫辛丑軍於無錫之西壬寅大設省幕會集諸將令奉使柳岳來見丞相出示宋太后暨嗣主國書及示宋之大臣與丞相及呂文煥書柳岳垂泣曰今日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冲弱更在先帝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大丞相哀恕班師免致三宮不安陵寢動搖敢不年年進奉歲歲修好此誠奸臣賈似道失信誤我國耳丞相答曰曩者我聖天子登極之初遣使奉國書以修和好汝國無賴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興師問罪去載又將廉奉使等無故殺戮誰之過歟如彼果欲我師不進盡學錢王納土李王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亦失於小兒之手其道如此卿何多言柳岳頓首泣下不已令

千戶囊嘉特館伴焉癸卯遣招討察克齊千戶陳齊達岱將宋柳岳及從來者宋李二人并嚴某所奉國書赴朝廷稟奏丞相軍於望亭東令張惠呂文煥先赴平江同游顯等入城取會公事甲辰平江主帥王邦傑郡守王矩之等率衆遠來迎降止於寒山寺南乙巳軍於平江西南五里丁未丞相入平江登城觀兵遂撤宋軍布置我兵於城上既而復會諸將佐於府廳事號令諸軍不得輒入人家擾害百姓犯者重罪於是居民晏然悅服卽日遣囊嘉特范文虎下從者王政同柳岳赴臨安錄白諭宋主詔書一封又丞相白宋臣書云董文炳遣都事楊晦來報所部軍兵巳下許浦澉浦顧涇上海華亭等處巳行撫定次第丞相曰凡歸附官可就便區處

即日發回又遣使覘前路窄隘軍馬不容逗遛令千戶甯玉等前部軍兵復修長橋等處通道不旬而成丞相召范文虎蒙固岱行兩浙都督事王邦傑充安撫事王矩之遥授温州安撫其餘歸附官員陞加不等又遣使諭董參政令萬戶張弘範等軍還省別聽區處屯於平江癸丑譯史阿里自朝廷奏事回俱准所奏更囊嘉特同宋使夏尚書呂侍郎等自臨安來賫到錄白宋書云云辛酉宋使夏尚書等謁見丞相是日大宴議事癸亥遣宋使呂侍郎回乙丑范文虎下從人游和尚同宋使沈節僉賫宋太皇后謝氏諭呂文煥敕並與丞相書云云是日諭諸將曰今日宋臣陳宜中遣人來爲會於長安鎮宜觀地面寬足容我軍與爲之地遂號令諸將將所

部軍兵序各翼行伍俾令前進其旌旗戈甲等事務要精整其全家屬輩留之於後仍省會嚴禁諸軍不用抄掠生口侵奪人財焚燒民屋如有犯者即以軍令從之諸將士爲之屏氣無敢妄動者於是諸將聽受方略分左右翼而進諸將側目相視莫測其機亦無敢咨稟者又遣范文虎蒙固岱乘兵艦會阿喇哈阿里伯等取湖州丙寅詰旦登車平江官屬軍集邀丞相賀正甚堅丞相曰我之軍馬爲大事豈暇問此遂行留游顯懷都萬戶呼圖克布哈王等分兵數萬鎮守撫治令密王等長橋鎮守太湖等處十三年春正月己巳嘉興帥劉安撫舉城迎降癸酉宋使軍器監劉廷瑞賫陳宜中書與丞相云云丞相亦回書云云同日遣囊嘉特之臨安爲會乙

亥宋劉察院賫到宋主稱臣表並宋臣與丞相及呂文煥書云云當郎發回丁丑囊嘉特同宋都統洪模賫陳宜中吳堅與丞相書云云戊寅發宋洪都統還臨安是日丞相赴嘉興留萬戶呼圖呼千戶王圖察等鎮守授劉安撫以安撫庚辰宋使吳路鈴臨安來會長安是日遣還辛巳洪都統來迓是日至崇德壬午至長安鎮陳宜中約不至癸未過長安鎮臨平甲申至皐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向問你怎生來曰俺自來丞相曰你來呵俺根前要富貴也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宋使趙吉甫賈餘慶同囊嘉特來獻傳國寶玉璽降表受訖郎日遣邀召陳宜中出議降事乙丑兵至臨安北五十里有囊嘉特洪都統遣人來報云今日陳

宜中兩淮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等挾廣益二王由錢塘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宮不動丞相亟遣使分諭右軍阿喇哈鄂囉齊暨左軍董文炳范文虎諸軍據錢塘不令宋人來往守禦之丙戌遣宣撫程鵬飛計議官囊嘉特千戶洪雙壽往臨安入宮諭太皇太后戊子宋太皇后謝氏遣丞相吳堅文天祥同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中貴官鄧惟善等來見丞相溫語慰之遂遣吳堅鄧惟善謝堂賈餘慶還臨安丞相顧文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惟留文天祥於軍中文天祥堅立請歸國丞相但笑而不聽文天祥於是目怒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實是好意況彼各男子已各釋之何故將我執留丞相以溫言答曰君勿怒汝爲宋氏大臣責任非輕此來

既是好意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願爲數日之留遂令蒙固岱索多館伴羈縻焉是日選平日與李庭芝相善者孟諮議段安撫田副使往諭揚州制置李庭芝又令程鵬飛賈餘慶洪雙壽之臨安換宋主降帝號表章及多給文榜於臨安市綏撫士庶無令驚擾市井熙然秋毫無犯己丑遣千戶囊嘉特省掾王祐賚玉璽前赴闕進獻是日丞相至臨安湖州市庚寅早丞相之錢塘觀潮於是宋宗室大臣以下及官屬來見丞相皆撫慰之閱兵而還辛卯董文炳呵喇哈鄂囉齊等來見丞相聽受指揮而去張宏範孟祺程鵬飛等賚宋主降表及太后招諭未附州郡手詔並三省樞密院文字令州郡一體歸附遣都鎭撫唐古岱趙與祖等先罷文天祥所招

義兵二萬餘衆令各歸鄉里給與文榜皆悅而歸壬辰丞相
登西湖北獅子峰俯觀臨安形勢至暮館於湖州市秀王府
是日遣諸將以各部兵衆分守城面又遣萬戶克齊爾岱李
勞山及總管王俊等軍入城護宋氏宮城癸巳太皇太后令
貴官王某卑辭勞問丞相亦撫慰之遣還甲午將宋氏馬步
軍殿司及諸司兵衆分置於我師別行調遣其餘生募等軍
有願歸者聽遣張都鎭撫等詣阿珠計稟淮上公事及宋招
諭淮安懷遠壽州安豐等郡二月丁酉遣鎭邊劉并程宣撫
子同昔里伯持宋氏招諭兩淮並本省公文去廬州招慰夏
貴及未歸附州郡其鎭邊劉係夏貴親舅程宣撫子乃夏貴
婿也以故遣之又令兵部郞中崔文卿王世英等分鎭馬步

司軍數千賫宋詔趨衢州等處招諭令降已亥令張惠呂文煥約阿喇哈董文炳等入宮見謝氏宣布主上寬仁大度辛丑委張惠阿喇哈董文炳石天麟楊晦張宏範克齊爾呼喇楚索多入臨安取會軍民錢糧之數及拘收宋朝百官誥命敕劄符印悉罷宋氏官府又散罷侍衛禁軍壬寅遣西蜀歸附官李胡亦持宋詔往招未下州郡又遣使者偕壁縣等之潭州行省賫宋詔諭湖南湖北兩廣福建州郡令一體歸附又令萬戶昔里伯史樞兵鎮守湖州以歸附官趙與可授安撫遣孫嗣總管唐拾鎮守建德府以新附官方回授安撫遣總管高與鎮守婺州孟安撫鎮守衢州是日丞相命諸將分兵鎮守臨安令阿喇哈鄂囉齊蒙古漢軍鎮屯西湖錢塘門

等處閫里特穆爾懷都伊齊爾岱鎮守錢塘仁和黃頭兵屯富陽相威等軍屯鹽官焦興黃順軍屯德清晏徹爾劉源等鎮守湖州市蒙固岱范文虎撫治臨安以水弩礮諸將及別蘭巴諸軍分屯湖州市北如犬牙相御遣管如德過錢塘岸上張示省榜禁約諸人不令侵損宋氏山陵丁未遣伊齊爾岱特穆爾起宋臣賈餘慶等四人赴昌化庚戌遣李知事招諭台州石國英招諭婺州及兩淮等處辛亥遣囊嘉特守閫賞謝后詔再諭揚州李庭芝癸丑孟祺謝堂楊鎮赴省議追詔宋益廣二王事甲寅福王遣人致書於丞相其辭懇切丞相回言太后幼主及百官隨郎歸附今日俱爲一家福王不須疑惑宜速來同預大事甚妙遂遣使還已未石國英遣人

送發州降表是日發洪都統彭都統張都統呂尙書赴闕朝見庚申囊嘉特回奉密旨召丞相還朝及遣宋君臣事辛丑遣使者周青等赴泉州招諭蒲知府壬戌遣史勝賫書赴越州請福王云云宋太后令楊提舉俞提舉同中貴官盧源守賫手詔及省文往福建諭廣益二王及從臣僚屬復還臨安浙東州郡牧守相繼歸附降者日衆三月丁卯丞相入城館於萬松嶺盧源宅巳巳大宴於宋三省中庚午囊嘉特自瓜洲還省賫張都統鎭撫書呈爲廬州舉城歸附事甲戌徽州招討李銓來降福王自浙東來見丞相安慰之是日會諸將於萬松嶺園中阿珠遣使來報廬州已降及鎭江文天祥出奔是日雨作丞相出屯湖州市宿於秀王府阿喇哈董文炳

同預行省事孟祺從行赴闕石天麟仍領左右同事楊晦來
谷之奇同預焉丞相暨阿達哈密議遷宋后幼主及其僚屬
北行事丙子丞相先行至瓜洲待之阿達哈張惠阿喇哈董
文炳等於丁丑詰旦武備嚴肅入宮召宋太后幼主聽皇帝
詔曰免牽羊繫頸之禮宋太后謂幼主曰荷天子仁慈不殺
活此性命汝當望闕拜謝於是遷宋太后幼主及宮人出宮
遂封府庫謝太后以疾言屢遣萬戶趙興祖詣丞相請命丞
相曰既不能起留之無礙是日宋太后幼主同宮人出城水
宿北新橋船中是日悉收宋之所貯寶玉督宋大臣以下僚
屬俱從其行丞相班師之日及遷宋君臣百姓晏然不知聞
三月十二日夏貴至燕京獻淮西諸郡二十一日巴延丞相

回燕京有大旗書天下太平四字二十四日宋太后幼主至燕京宿會同館四月十五日赴上都二十八日至上都明德門官舍安歇五月初一日全太后嗣君早出西門五里外草地上太后福王隆國夫人中使作一班左北邊設一紫錦罘罳即家廟也廟前兩拜太后及內人各胡跪福王宰執如南地兩拜而進初二日太后幼主隆國夫人天曉盡出南門外十餘里宰執同屬官亦到鋪設金帛寶玉一百餘棹在草地上行宮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宏麗金碧焜燿皇帝皇后升殿諸妃諸王俱升殿捲簾列坐宋全太后幼主福王宰執以次展禮服金服紫緋綠各依次序立班行甚整再拜班退升殿再兩拜就留御宴諭授幼主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大司徒封瀛國公以平宋告天地祖宗於近郊遣祀嶽瀆
設宴大會大赦天下是歳淮東西湖南北川廣得府三十七
州百二十八關五監二縣七百三十三

平宋錄卷中終

平宋錄卷下

宋太后書傳於淮東制置李知院曰吾老矣值此時艱比奉
大元皇帝詔書俾相率來附以全宗社以保族屬以救萬姓
然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舉國內屬今大兵在城三宮不驚九
廟如故百姓安堵其餘州縣已戒嗣君下詔開諭俾各以其
地歸於大元卿自守孤城勤勞甚至但根本已拔縱欲固守
民其何辜毋重困一方之人宋主詔敕揚州帥臣李庭芝之自
朕嗣基緒遭家多難權臣似道誤國背盟至勤大元興師問
罪已入京城有詔許存宗社不害生靈准奉太后戒命舉國
內屬根本已拔其餘州縣縱欲固守民何辜焉詔書到日可
順天時亟宜歸附生民免罹荼毒宗廟不至泯絶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大丞相賀表

臣巴延等言國家之業大一統海嶽明王會之歸帝王之兵出萬全島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軌之會同區宇一清普天均慶臣巴延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道光五葉統接千齡梯航日出之邦冠帶月支之國際丹崖而述職奄瀚海以爲家獨此宋邦弗遵聲敎謂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檝可以敵王師連兵負固踰四十年背德食言難一二計當聖主飛渡江南之日遣行人乞爲城下之盟逮凱奏之言還輒奸謀之復肆拘四我信使忘乾坤再造之恩結納我叛臣盜連海二城之地我是以有六載襄陽之討彼

居然無一介行李之來禍既出於自求怒致聞於斯赫臣肅將禁旅恭行天誅爰從襄漢之上流移出武昌之故渡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烟直接於錢塘尙無度德量力之心乃有殺使毀書之事屬廟謨之親稟揭根本之宜先乃命阿喇哈取於獨松董文炳進師於海渚臣與阿珠阿達哈等叅司中闔直指宋都犄角之勢旣成水陸之師並進常州一破列郡傳檄而悉平臨安爲期諸將連營而畢會彼極窮蹙迭出哀鳴始則爲稱姪納幣之祈次則有稱藩奉璽之請顧甘言何益於實事卒銳旅直抵其近郊召來用事之大臣放散思歸之衞士崛强心在四郊之横草都無飛走計窮一月之降幡始豎其宋主率諸大臣已於二月初六日望闕拜伏歸附訖

所有倉廩府庫封籍待命外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茲惟睿算卓冠前王視萬里爲目前運天下於掌上致令臣等獲對明時歌七德以告成深切龍庭之想上萬年而爲壽更陳虎拜之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賀表

聖人之兵仁而威無遠不服天下之勢離必合有險即平方期四海之會同豈許一江之限隔捷書屢至慶頌交馳欽惟皇帝陛下至德體元中華開統美化旣東西之被兼愛無南北之分弗圖島夷輒拘使節誘納我叛將盜據我歷城雖就鯨鯢之誅尚遺蜂蠆之毒蠢爾三苗弗率命于羣后徂征一

鼓而定荆襄再駕而降鄂岳开黄面縛江沱心歸鐵瓮之堅城自摧金陵之王氣何在楚地六千里不勞秦將之增兵錢塘十萬家已見吳王之納土僞將悉朝於國下幼君遐竄於海中方知恃險之差應悔求和之晚臣叨居牧寄喜聽凱音矧曾充載筆之臣尤當述集勳之事駿奔效命正海內一家之時虎拜揚休上天子萬年之壽

賜宋王詔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諭宋國主昔我太祖聖武皇帝睿謀雄斷奄奠諸國惟彼東南咸修臣職昔爾宋與金鄰逮至平金接我疆埸彼國常遣使於我家尋卽殄絶俾失結好實爾自造乃者師已濟江仍且按兵復遣使以理往諭時爾順令歸

款事豈不殊及兵壓臨安方出請降論以國典固無寬宥然爾國政悉出權臣若爾母子初無所與朕既知之復以罪譴加爾母子之躬固所不忍況爾舉朝來覲嘉乃是心而優渥之令可不伸乎肅錫寵章備兹異數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瀛國公宜令准此至元十三年六月日

追贈鄭江

切惟古之所以稱大勇而立異功者蓋上之人有激勸之術使然也不爾將偷卒惰望其有奇功於天下不能也比聞故河南路統軍鄭江今年四月內襄陽城下以戰而死迄今半載朝廷無追獎之命今參詳國家方混一區宇苟死於王事者不加追獎則偷安苟容之徒以爲得計照得近例以他功

追封者往往有之彼被堅執鋭不顧死難為國家報効者若不量加追贈恐於激勸克敵制勝之術有所未盡

燕山平慶安起蓋祠堂開板印造平宋錄

撫勞戰士

切惟古之用人能盡死力者不過閔其勞苦悅以使令而已蓋兵以氣為主所貴感發振作不致有惰歸之意切見襄陽之役以數十萬衆頓於堅城下經有四年暑天炎瘴攻守暴露下戰而疫死者無歲無之卽目已是炎瘴江水向發設於去歲之夏宋人統以舟師來抗內以死寇必出相應其利害所關非輕當此正帥臣籌畫之日將士竭盡之時也今雖省官節制於上朝廷亦宜制為撫勞感發人心振作士氣愚見

合無闕奏恩旨詣彼軍前宣諭撫慰使功過兩明賞罰必信然後序情而閔其勞使三軍之士僉曰我之死生有所歸矣我之勤苦爲上知矣衆既喜其如此雖置之重地淹於歲月人將奮發忠義心力一殫勇氣自倍而親上死長以爲當然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死者也

丞相巴延公勳德碑

乾爲天統元氣坤爲地統元形輔以四時佐以六子天地所以不言而化無爲而成也欽惟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轉乾元以建國法坤元而紀年聰明睿知神武不殺握符闡珍混一區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臣屬首出庶物而萬國寧含弘光大而品物亨天覆之高地載之

厚不可名言不可繪畫所可得而見者四時之運行六子之
變化緊輔弼之臣有若丞相巴延公之定江南其勳德尚可
考已至元十有一禩甲戌冬十二月丞相總師渡江又明年
丙子春師次杭之近郊行中書省以中閫入杭連城列壘望
風款附農不釋耒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秋毫弗驚天命攸歸
人心欣戴不謀而同不戒以孚黃童白叟手額讚歎祝聖世
君臣同德時萬時億永福區夏無前偉績對天宏休於是乎
在蟣蝨臣等嘗拜手頓首莊誦詔旨深厚懇惻曲意招懷惟
恐生靈枉受其害傷聖天子不殺之仁也丞相對揚休命壹
是以不殺為事豈惟不殺抑又不貪東南苟安率嘗中捻綿
歷積久休養繁庶權臣擅事貴戚殖私多貲厚藏富於公室

子女如林玉帛如山眉治珍怪未嘗寓目士庶緇黃香疏圖
書徼有獻饋一無所取宮廷內儲府庫外峙謹護封鐍悉歸
有司郊關之外禁止俘掠分屯列戍田里相安旣又發公廩
以濟民食蠲房租以蘇民居捐山林川澤之利以便民用減
上供物帛之賦以寬民利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言順而
向我者縱而弗禽也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言能生斯民
者民所歸也丞相杖鉞專征於國有大功爲勳於民有大惠
爲德勳德之盛卓冠前古杭民千萬均受渥賜莫知所報士
民率請伐石爲勳德碑昭示無極銘曰皇元受命光宅九區
旋乾轉坤駕唐軼虞至元建號混合輿圖一統之盛亘古所
無賜鉞推轂密勿都俞干戈所指仁義與俱豈其得已煩我

師徒宇宙磔裂欲同其殊匪兵不服匪民敢屠不亟不徐南邦是徂審勢効順爾簞爾壺爾貨弗掠爾孥弗俘江之廣矣亦既桴止天之所與將焉逋止相臣曰嘻我息爾爭不殺不貪申令前驅白城安堵於楚於吳杭民千萬易懼為娛大勳盛德可鑄可摹千萬斯年以侈廟謨至元十三年二月日四明史周卿撰宣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汪宋英省選耆老陳相實耆老顧惪榮耆老班首喻震宗等立石

右碑至元十三年丙子春二月建於杭之行中書省以紀殊績歲月浸久適燬於火士民追念合詞祈請擬復舊觀省府重嘉其請而矜從之迺稍潤色其辭重立斯碑山可磨谷可堙此德此勳天地存至元三十一年春三月望日少中大夫

杭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寇元德謹跋并書丹篆額

平宋錄卷下終

至元征緬錄

元朝征緬錄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朝廷以至元十年始遣使招緬不至十四年春緬人犯邊偏將忽都士官信苴日輩大敗之十月行省遣納速剌丁破其三百餘砦然皆方面疆場之事二十年始詔宗王相吾荅兒往征破其江頭城二十二年乃議納款貢方物旣其王爲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囚大德二年其臣阿散哥也復擅廢立四年命宗王闊闊雲南省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率師問罪功不就而還臣作政典見高麗有林衍承化公金通精之亂今緬亦似之皆蕞爾國而屢有弗靖至煩朝廷兵鎭撫可憐哉　至元八年大理鄯闡等路宣慰司遣乞合

脫因等使緬招其內附不得見其王見其臣下遣价博者偕來十年以乞台脫因充禮部郎中與勘馬剌失里及工部郎中劉源工部員外郎卜云失充國信使副持詔往諭徵其子弟大臣來朝十二年四月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人阿郭知入緬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驃甸一由阿郭地俱會緬之江頭城又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先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爲引導雲南省因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聖旨姑緩之十一月雲南省始報差人探伺國信消息蒲賊阻道今蒲人漸多降者道稍通遣金齒千額總管阿禾探得國使已達緬俱安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

閱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之未降部族駐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疋我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負戰樓兩傍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旋濘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我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岸擊之又敗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

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干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氊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不阿昌邀殺歸者無幾而官軍貿傷者雖多惟一蒙古軍擊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十月雲南省遣某道宣慰使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蒙古爨僰摩些軍三千八百人征緬至江頭深蹂酋首細安立砦之所招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三百餘砦土官曲臘蒲折民四千孟磨愛呂民一千磨奈蒙匡黑答八剌民二萬蒙古鄒甫祿保民一萬木都彈禿民二百以天熱還師二十年十一月王師伐緬克之先是詔宗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參知政事也罕的斤將兵征緬二十年九月一日

大軍發中慶十月二十七日至南甸太卜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二日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十一日與太卜軍會十三日令諸將分地攻取十九日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別令都元帥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十一月緬王遣其鹽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來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䚡塞阻道不得行遣𦡚馬宅者持信搭一片來告驃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𦡚馬宅囘江頭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報鎮西平緬麗川等路宣慰司宣撫司差三撈持榜至江頭城付阿必立相忙直

十弄二八期以兩月領軍來江頭城宣撫司率蒙古軍至驃甸相見議視事阿必立相先乞言於朝廷降旨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尋遣鎮西平緬宣撫司達魯花赤兼招討使怯烈使其國二十四年正月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執囚於昔里怯荅剌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四八同爲逆雲南省請今秋進討奉旨不聽既而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至蒲甘喪師七千餘始平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緬王遣其子僧加八的來朝賜王爵印封僧加八的爲世子二年雲南省先遣管竹思加使登籠國其國王遣其舅兀剌合兀都魯新合二八從管竹思加赴闕二月至蒲甘緬王帖滅的今可瓦力引軍登舟縛去兀剌合兀都魯新合

劫掠貢物以去六月管竹思加至太公城緬人阿只不伽闌等來言舊緬王帖滅的實行劫奪於爾今已去位鄒聶爲王遣我輩召爾議遣人赴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鄒聶曰帖滅的引八百媳婦軍破我甘當散當只麻剌班羅等城又劫奪爾登籠國人物爾等回朝不知其故必加兵於我今帖滅的已廢特差大頭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奉貢入朝又移文雲南省稱木連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佩大牌子爲官人初實無罪前緬王欲殺之聖旨令安治僧民前緬王卻通叛人八百媳婦引兵來壞甘當散當只麻剌班羅四族百姓又劫奪登籠國貢物是故阿散哥也阿剌者僧吉藍僧哥速等廢前緬王令我爲王行省以聞三年八月太公城總管細

豆移文江頭站頭目逮的刺必塞馬加刺言阿散哥也兄弟
三人領軍三萬謂荅麻的微緬王及其世子曰自歸大元之
後使我多負勞費殺緬王以下世子妻妾父師臣僕百餘人
雲南行省問其持文書來者我文哥言緬王就弑時謂阿散
哥也曰我祖以來不死於刃可投我水中或縊死遂縊之埋
死所屋下七日風雨不止夢其國人曰吾埋不得其地若焚
屍棄骨於水則晴從之果然我文哥出十餘日又聞世子及
逃出次子之母與父師臣僕與前此隨國信使留緬囘囘長
吾兒漢人百餘輩皆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涅新王之母是月
緬王之子古馬剌加失八颭耽八者里及其師來奔陳辭於
雲南省乞復讐大槩謂阿巴民叛緬王乞師朝廷伐定之叛

人怒謂王求軍殺掠我爲人奴遂修城聚兵謀廢其王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剌者僧吉藍從人相繼從叛者殺害密里都邦加郎等族王謂其兄阿散哥也可勸汝兄弟勿爾對曰我說必聽不聽我親伐之王悉以其民付阿散哥也因此力衆遂生二心王執而囚之僧哥速等於不甘雨宿吉老亦之地築大城拒守水陸進兵來逼蒲甘王釋阿散哥也今百官乘象馬從阿散哥也出見僧哥速等奪象馬掠百官求錢物燒城池鎖王足置豕牢中分其妻妾王爲皇帝奴冤苦如此望拯救雲南行省左丞忙兀都魯迷失又上言緬王歸朝十一年矣未嘗違失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縲絏又通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假三罪皆實亦

當奏從朝廷區處乃敢擅權廢立豈有此理今其子來求救
且小甸叛入刼虜官民尚且赴救荅麻剌的微王乃上命爲
國主叛臣囚之豈可不救抑使外國效尤爲亂將至大患行
省以聞已而又聞新主亦被弑阿散哥也篡立九月中書聞
於上上曰忙兀都魯迷失之言是也速議奏行十二月阿剌
哥也犯邊攻阿眞谷馬來城距太公城二十里駐兵尋退四
年正月召忙兀都魯迷失赴闕議兵事五月故緬王壻馬來
城土官納速剌上言大德元年朝廷遣尚書教化迪伴送世
子僧加八的還國國王集衆聽詔惟阿剌者僧吉藍僧哥速
不至二年二月二人興兵叛來駐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諭叛
賊之兄阿剌哥也曰爾二弟不聽詔又敢爲亂爾今退兵從

命則已否則是爾同謀阿剌哥也諭之不從王遂囚阿剌哥也二人引兵逼城王遣納速剌等出戰納速剌敗被禽王令國中諸僧出謂二人曰毋徒苦百姓爾欲害我乎若無此心當釋爾兄復乃職否則明以告我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豈有異心如不信請如大寺爲重誓從之誓畢釋之賊退納速剌亦得歸至五月三人合兵攻蒲甘執王及世子僧加八的次子朝乞力朝普囚於木連城凡十有一月三年四月十日阿剌哥也令弟阿難答速殺緬王并二子餘子康吉弄古馬剌加失巴遁去放世子於蒲甘而奪其妻又分據王妻妾共立王孽弟鄒聶方十六歲誅不附已者十二月又攻破阿眞國馬來兩城納速剌逃來五月十五日中書樞

密奏征緬事忙兀都剌迷失請用六千八臣等謂緬與八百媳婦通好力大非一萬人不可奉旨所擬猶少可增爲一萬二千人又奏忙兀都魯迷失乞與薛超兀兒劉都元帥德祿同事及求雲南土官高阿康從軍又請命親王闊闊監軍以振兵威皆從之上曰闊闊雖去勿令預事四年閏八月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等發軍中慶期至大理西永昌騰衝會集十月入緬十二月五日至馬來城大會十五日至阿散哥也兒弟三人所守木連三城相接賊出戰敗之賊閉門拒守忙兀都魯迷失劉左丞據城東北面薛超兀兒高阿康參政據西面正南無軍守之賊日出戰城內四面立三梢單梢砲向外攻擊官軍尋立排沙圍其城五年正月

分軍破其石山寨又召白衣催糧軍二千助圍其城南十九日城上發矢石擂木殺官軍五百餘人二月二日阿散哥也令十餘人呼曰我非叛人乃皇帝良民以緬王作違理三事我等收之彼自飲藥而死非我等殺之我等蒙古人無甚作惡若許我投降省官鑒之賊遂使人持金銀禮物出見省官諭賊三人親出方可不然難信若一年不出我軍亦住一年賊竟不肯親出二十七日萬戸章吉察兒等狀陳天熱瘴發軍勞苦不還實懼死傷獲罪若令我等住夏瘴死不如赴上前就死若明白有旨孰敢不住在口法傳聖旨勿行我等今當回軍二十八日分省官方議軍事章吉察兒等俱領軍起營回二十九日分省官亦回三月五日至阿占國城追及章

吉察兒等忙兀都魯迷失移文稱大事未成豈可回軍若爾等果不肯住可留一半軍或三千當職當住夏守賊平章薛超兀兒劉左丞高參政皆言平章可住我輩亦可住我輩皆願住夏偏告軍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母乘象追及分省官訴賊拘我於木連城今始放出若大軍五日不迴必出降惜乎回早章吉察兒等宣言病軍皆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無可議者分省官命追回先行軍皆言已去遠何可及次日將校皆回分省官亦由蒙來路歸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上言賊兵困屈旦夕出降參政高阿康士官察罕不花軍官章吉察兒等同稱軍多病不可住擬合回軍下令留之不聽恃親典兵權引軍而回彼既行矣分省亦不能住又言朝廷

所立緬王已送至其父書所居城中報賊脇從者已少皆從我矣若可住當遣人再報若不可住我亦走出又言賊饋阿康酒食阿康受之疑是寶貨又軍回五程阿康出銀三千兩曰此阿散哥也賂諸將校者薛超兀兒等言此銀爾實受之我輩未嘗知也欲與諸將爾自處之葢因阿康與察罕不花等預此行故攻不成乞置對以懲後八月八日丞相完澤等奏奉旨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雲南雜問之葢自宗王闊闊平章政事薛超兀兒忙兀都魯迷失左丞劉德祿參知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將校幕官令史皆受賊賂難瓜已至兵中復縱之共爲金八百餘兩銀二千二百餘兩遂不能號令偏裨阿康因與察罕不花令諸將抗言不能住夏擅回

阿康察罕不花伏誅忙兀都魯迷失前死薛超兀兒劉德祿遇赦皆追奪宣敕永不叙用忙兀都魯迷失子不得廕首沮軍事萬戶咬咬忽都不丁千戶脫脫木兒眞決有差皆奪所居官籍其家產之半餘將校各以輕重被笞察罕不花者麗江路軍民宣撫使也

元朝征緬錄終

元朝征緬錄跋

此與招捕總錄二種皆歸安嚴修能元照手繕本首闕作者姓名藉錄家未有及者惟研經室外集題曰皇元征緬錄以其卷首語知即撮元政典者以元史校之相吾荅兒之破江頭城世祖紀也罕的斤傳並云至元二十一年正月而此在年前十一月以緬傳及胡粹中續編證之當以此爲準彼文則據其奏捷之日也阿散哥也之廢立隔闍等之興師緬傳並在大德四年據此錄則以三年廢立卷首作二年誤有納速剌上言可證按阿散哥也弑主擅立又逼新王之母據舊王之妻妾朝廷特命將問罪而隔闍已下皆受賊賂瓜難巳至而復縱之賊首將出而輒捨之卒至無功而歸重者伏誅輕者籍

產嗚呼黷貨賄而辱國體有餘辜矣緬傳於大德二年後寥寥數行殊未明晰此錄記之獨詳大有裨於正史亟梓而傳之熙祚識

拾捕總錄

招捕總錄　　　　　　　　　　　守山閣叢書　史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眞聖樹業中天下以家宅大武不涉斯生藥芽要荒四履六詔最遐闡廣播恩兩江海涯遼署江右嶺蜀木波番分龍盧自此下皆一字種名黎別生熟撞爨驃蒲猺芒僰姡八聆切落落顧顧緜緜羅羅此疊字名緜緜則村名用以足句羅羅羅羅斯也白衣金齒漆頭花角八百妾御七十閫闍音害此以其服飾及所有爲種名者八百媳婦七十城門皆國名甸砦團洞箐柵墟畬嵒盤川厔激馱谿谿山經巨究豎亥斯差此下一字地名也廣瑤縹慶甸名兼我凍斜州名白鵲上東團名齒判粘凹村名頻計涿在影雷窖瓢木茶洞名眭蝦之州酒涌之社瑕詡之驛嚷脅之坡此下皆二字地名此其尤奇者也肥昌耳農獲架必迦直善抽俸矣比

枯柯車里烏撒■蹉泥窩散毛爛土雍眞淥查林背嶺豚那
結都渦杜望杜暮白定白拿大踢青特鈞連豕鳶赤珊藍塞
鬼骨果夥猙猛甕省騰串昔霞日九層際此下三字地名日新而元
日伽矣傑日百眼佐日水手浪日上落歷師宗彌勒此下四字地名
阿尼必鶻一奚卜薛阿白出麻獏狿犵狫八郎雋公吸刺谿
曈峇峇昔多夷生其中自爲雄吞火頭大老此下昔會長姓名位把事
希古軍火營主山主尊長族種謬悠氏名聱牙提呂摩耳此下
二字人名匐思阿禾雄挫渾弄矣豆者哦雙茉拜法的井昝麵个
忙尼雁莽古居些谷納刺構阿葵胡弄夯呆只驗娘報竹哥
細麥嬰上亞浪落歷蒙毡空弟羅勾非白阿氈臥踏委界勾
巴合彪鮮的官兜心撻耳英厭薛甲古阿娥若過生琮此下三字

人名若大希婆若夢兀仲若渾乞濫若約薛要若阿懸瓜若卜制頭若閉羅鼃若天程猱若思蓬怯若兀勸吉若貴公爹若獨然堋若大河沙必乖豆來此下四字人名蒲雪韋吠麻納布昌玉不廉古六分靳斤盧朋信備答炅什用喉社句耶山公氏貞此下四句著夷姓異的傍系貓古綴派盤鰫腸譜陀貞公貓的傍盤古綴陀鰫腸健婦作配匪婉娩娃阿衣納衣此下二字婦人名折射折利阿初虵節攬陶蘇他有忙葛農此下三字婦人名有梳鐙塔有南貢弄卒燕報宐嫛上於加切下苦加切韻釋女作姿態貌今中原方言爲婦人狠惡之稱融結之左生息之野風氣不淑習俗異華故雖橫目以生悉獷黠奇衺不有天彝國憲謂何骨肉睚眦鬩爭紛拏重譯之言鴃舌譳詉上陟加切下女加切喜人怒獸含戴則那製衣不領不巾以靴裂綵纏髀椎

結髮髳起居佩刀少忤輒相加或嘯徒復讎蠻觸鬨蝸或出犯徼地爲王民孽痾焚刼公私殹囚挙枷邊吏捕之則螳螂奮斧以禦車標槍批竹矢毒如蛇敗則各烏烏散入險阻隈阿貢鋤坐草軍圖尸㯺木狀盃纈魚糧蚆俗作賊鎈自貢鋤以下事詳見後禽獸畜之朝不見譴訶或略誅弗薙獼以兵戈革面而來

羈縻

撫錫賚冠服銅印青緺粵若妖民造異興訛妄竊位號自投綱罝黃華猘狂黎德蛟講六十鳴梟五九跳竈聖許萬頃鎮龍郎達圓明廣德細春可用魚鼎紀號鼠穴正衙劉六十蔡五九黃聖許李萬頃楊鎮龍韋郎達黃廣德邱細春杜可用闓明和尚皆嘗僭號改元建朝殿懸闘牌事亦見於後坐止其身族黨宥赦叶平聲惻不盡戮視同殺猳於乎我元王政

頗文柔武競互出兼施叶疎何切威聲其訇流澤滂沱會稡

諸畢爲招捕之科　雲南　至元十二年正月羅匐甸官禾者阿禾必紹降十月雲南省調蒙古爨僰諸軍征白衣和泥一百九砦土官匍思叛溪七溪等降得戶四萬又攻金齒落落廣甸瑤甸殺掠甚多又攻斜烏蒙禿老蠻高州筠連等州十九處烏蒙阿謀歸舊侵藤串縣地是月與安南鄰者七十城門國土苔公遣其人名摩耳者來乞降又提呂提邦兩部來降饑行省發廩賑之未幾提呂子達量爲提索所擒行省給榜招提索及使釋達量提索聽命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長子殆昔其鄰境土官弗里皮之壻也蒙乃不以位與長子而與次子弗里皮與殆昔同出討之朝廷降旨諭弗里皮如得蒙乃地許令其壻統之是歲又征縹甸大部馬二十四年十月木

龍蠻奴他謀告阿勒沙村阿加之子明目引軍殺死凹村頭
目刺些雲南省下麗江路軍民宣撫司明目出見雲南王免
其罪是年雲南右丞愛魯以蒙古軍一千師宗孫勒寸白軍
一千農士富民丁三千征維摩蠻者哦滅鐵赤必匝尋出降
三十年八月雲南省征習普蠻阿浪普龍華扎山砦賊官生
皆破之火頭輩逃者追普安路總管步木普丁府嶍峨頭目
矣豆等齎榜招是歲七十城門蠻密察挾讎殺掠大甸土官
阿鄰繼遣其弟牟平來侵阿鄰逃入臨安路納樓建水城避
之行省不能救又參省阿叔招捕花角蠻蠻恃險率衆拒敵
殺令史一人裨將十五人元貞元年九月習普馬兒等犯邊
雲南省招出習普肶昌等八砦蠻及馬兒部不有歸舊龍二

砦蠻官的井的探等有必乖豆來者不肯降殺的井從者二
人的井等懼不敢出官二年九月蒙光路軍民總管荅麪乞
藍的頭目荅刺吉瓦農開陽兩寨自來不曾投降雲南省差
道奴攻破之十一月車里蠻渾弄興兵占奪甸砦十又三所
結搆八百媳婦蠻欲攻倒龍等雲南省遣兵招捕大德元年
十二月雲南省叅政忽速剌攻破花角蠻等寨其酋長韋郎
遁走初廣南西道宣慰使兼知特磨道事農士富上言安寧
州沈法昔招引唐興州黃夢祥深碎縣林言與花角蠻圍士
富所居殺掠奪虎符執其子信以去又攻其峨州隘岸百姓
既而又言夢祥結睢㵲州岑聰引歸仁州歸洛州上隆州利
州軍四千人燒刼羅佐州官農郎生所轄那悶村及那宴州

南村僉谷村付州那羅村又奪其那環射隘剝笋羅波射布那哈那等十村行省覘知花角蠻去特磨四日程安寧州七日程唐興州甠蝦州皆八日程十月三日忽速剌進討十二月七日過昔陽江經杜箐九日至花角蠻示葦砦破之十二日攻其正砦第一門賊敗奪門蓋其砦十二重也十四日分九道進攻自辰鏖戰飭次攻破其門日暮入砦賊敗走蠻酋韋郎達不知所在韋郎自國家開拓以來不曾降附至元二十七年阿杈招之不服迎敵官軍失利以此狂縱僭稱大號以妹夫郎滿爲平章其餘有萬戶等官至是始敗尋又破其卒羅磨誐獲架哥雅木筭等砦招出韋郎達婦翁繼村火頭晋及把事希古竹幹哥雅砦火頭郎滿及其弟郎狀郎滿韋

郎達之婿也稱韋郎達就陣中傷敗走不知存亡又攻撒都砦其火頭郎圖希古郎甚出降及羅共砦火頭統幹希古都鷄韋郎達弟韋郎動子韋郎應把事希古通幹知幹不弄砦火頭郎勤皆出降移軍攻安寧州沈法昔降移攻夢祥敗之棄砦走七年春永寧路阿永蠻雄挫反初雲南四川陝西湖廣四省會兵討順元羅鬼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叛雄蠻挫匿順元蛇節賊黨阿邇及其妻折叚折利并芒部蠻納郎弟踏臥事覺遂與把事阿都阿牟等以二月二十一日於赤水河作亂殺永寧府判官常珪行省宣使南家台千戶上速魯拒暮暉關三月一日官軍過關蠻拒戰阿都死獲其金裹甲鏤子槍賊退走自是連日轉戰自暮暉至普市關九戰殺蠻三

百餘破海落越寨二洞阿牟亦死行省以天熱班師扼其魚槽長寧軍梅嶺等闞閭於朝以爲雄挫東接羅鬼西鄰芒部南近烏撒姻親相結滋蔓力强合以十月初雲南省軍進入暮暉湖廣軍自播州打鼓寨會寧鎮進入蠻地蘭州四川省軍自魚槽長寧進討十一月一日會於赤水河雄挫巢穴從之閏五月軍中遣永寧同知蔡閭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撒班赤等招雄挫雄挫遣阿加阿抱出降稱病不出又令其屬委界入朝宰相奏雄挫不至乞再伐之雄挫乞以十二月八日狗日出見八年五月赴闕原其罪仍充土官遣還九年羅雄州軍火主阿邦龍少麻納布昌結廣西路豆溫阿匡普安路營主普勒下軍火頭阿只阿爲及亦左鄉阿甫等叛燒他羅

迷驛左謗軍火主有軍三圈子普安路有軍六圈子降旨招諭仍督兵進討阿邦龍少拒遠雄山官軍進攻虜阿那勇古荅等阿非阿樓阿邦龍少子龍豆皆降豆溫賊阿匡與弟阿思火頭者哇亦降連戰敗之獲阿邦龍少追麻納布昌不得十一年阿迷土官日苴火頭抽首領落落軍刼棘人奪官馬以叛又納樓茶甸土官師禾希古阿夷落主阿立甸必信怪齒村火頭阿則判村火頭阿提納塡村火頭身和苴善村火頭阿次虧抽倴村火頭雙茉嵩村火頭咱休菁笠鄉火頭阿豆加矣傑村火頭阿主矣北村火頭抽皆牀村火頭遮奴元江路日納村火頭个忙忙部火頭虧抽維摩州土官者歐芽者文大布婆等並起應之官軍壽皆討定至大元年敎合三

部步少來龍砦火頭㽞恐等及遣本部達魯花赤阿里招諭不服賊黨荅掛殺阿里官軍破其巢斬㽞恐荅𢭃梟其首延祐七年七月花角蠻韋郎達糾合五十三村山獠起兵萬餘刼阿用村呼其人曰爾急來降我即退兵爾之皇帝甚遠我亦作帝甚近若不降我必破爾砦火頭農郎勝降賊行省遣官招諭九月永寧路曲村頭目和俄等擅兵刼掠殺渠津州吏目李榮貴奪貿渠州同知敕牒行省遣官招諭至治元年十月八日貿渠州知州剌俄殺其兄剌秋初癸丑歲剌秋祖剌都降附雲南行省定立州縣令剌秋父剌陶作土官充貿渠州知州後剌秋伯父剌落襲職壽爲火頭木落所殺剌落子剌定幼小依其舅子合住居綿綿村因持剌陶剌落宣命

及州印以去剌俄謂已當襲職二次訴於雲南省捕子合剌
定不獲剌俄以計誘剌秋赴破寺村潛於道彎弓射之中左
目墜馬又斫左額一刀剌秋死俄集衆依摩些俗殺馬牛各
一樊剌秋屍明日逼其嫂梳蠻塔爲妻及占奪剌秋所部百
姓梳蠻塔父剌資來取其女剌俄欲殺之剌資懼逃去栢興
府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剌俄兄剌定自綿綿村與子合起兵
奪剌俄剌地和山砦剌俄糾合頭目子首居步等合兵射死
剌定復奪砦本州官往招之剌俄拒砦遥謂曰父祖宣命俱
在子合處又藏印不與爾客官行用我兄弟自相讎殺爭奪
山砦不關爾番漢官事梳蠻塔係我嫂我殺兄剌定剌秋故
以嫂爲妻我出官爾欲何說再三招諭不肯出官行省乞以

一千人討之樞密院不聽咨本省招諭二十年四月馬龍鄉蠻普萬作亂初普萬父哥祛馬龍他郎甸人也任普日思摩甸長官致仕長男普奴承廕父子皆居木用村普萬乃次子憤不得立與哥祛壻抽丑孫壻阿連結蒙古逃軍白夷顧顧等人攻燒木用甸甸民護哥祛逃出普萬殺哥祛弟阿笠弟子阿占壻可當等劫掠百姓求哥祛欲殺之行省委官招諭十二月蒙化州蘭神場落落磨察火頭過生琮結慶甸蒲火頭阿你通起蒲軍二千五百磨察軍五百刼鎮南州定遠縣當布戶計羅黑加等殺九十九人虜男女百餘人行省招諭泰定二年開南州阿都刺火頭大阿哀引車理陶剌孟等萬餘人圍刺砦攻破十四處木邦路土官八廟等領白衣軍攻

倒八潰砦朝廷遣斡爾端等持詔招大小車里車里寒賽子尼鴈攜木子刀零出降　大理金齒至元七年征金齒驃國五部未降者破其二部餘三百酋長阿匿福勒丁阿匿爪降獻馬象二十四年金齒孟定甸官俺嫂孟纏甸官阿受夫會砦官木拜共率民二萬五千來降又林埸蒲人阿禮阿憐叔阿郎及阿蒙子雄黑肯爲行省招出阿禮蒇承差發鐵鋤六百雄黑布三百疋二十九年木忽甸土官忽都馬遣其子阿魯進金案鱗膽氈衣虎豹皮詣闕朝見三十年正月遣使持詔招㵲頭金齒延祐五年永昌南窩蒲賊阿都衆阿昆等作亂燒劫百姓殺鎭將奪驛馬雲南省遣參政汪中奉右丞朶爾只討之自八月至明年五月破其巢柵殺人甚衆賊走入

箐樓阿民降餘不可得以天熱回軍其枯柯甸祐甸慶甸等皆降願歲納貝千索至治元年七月怒謀甸主管故侵芒施路會來等砦燒百四十一村殺提控按牘一人有司奉詔書開讀管故不跪聽亦不出降二年鎮西路大甸火頭阿吾與三陣作亂奪不嶺雷弄二砦初三陣父阿蘭爲鎮西總管叛要斬其弟你谷南赴闕貢獻得襲職你谷南死子斛朶襲位三陣使火頭倒緬招忠二人見斛朶求少土地人民不予遂投阿吾訴之共作亂詔使往諭迎至一樓上樓下周圍懸人首聽詔畢阿吾怒曰三陣吾孫也吾破不嶺寨殺傷甚衆虜五十人破雷弄甸燒四百餘戸管别砦懼而我降我遷其民二百五十家於我弟拜法砦中不嶺所虜人其族各以銀三

百兩贖一人盡贖去訖今官招諭我終不出亦不受傍所奪
地亦不回付須與之相殺兩甸路木甸火頭斛院先奪羅左
甸火頭阿賽妻阿衣爲妻取之不肯與又奪阿賽弟莽占妻
納衣妻其子阿你阿賽怒使莽占領兵三百遣奪其妻不得
燒斛院砦

羅羅斯

至元十五年定昌路總管谷納叛還入八只巴砦爲賊八剌即安古馬楊古剌乞剌蒲等皆應之毀橋梁取倉粟奪驛馬及屯田牛明年官軍擊斬谷通

車里

大德二年三月小車里結八百媳婦爲亂經時不下數遣使奉詔招之不聽延祐三年車里兀竹魯侵阿尼必斛砦阿白出麻燒劫又罕旺及其弟胡念弟愛俄等侵銀沙羅甸兀里鹽井部日女具落索等甸劫民財嚇取官所徵差發遣使招

降遣白衣阿愛詐爲巳子出官劫掠如故旣而愛俄死其兄
弟子姪罕塞昭愛刺構木力夢兀仲等五人分黨爭愛俄位
相殺久之遣火頭郭力看齎象牙一金信荅一來降　烏撒
烏蒙東川芒部大德五年右丞劉深奉命征八百媳婦徵順
元遞運人馬土官宋隆濟蛇節等拒命作亂朝廷起湖廣河
南四川三省兵與田楊二氏軍馬會雲南省兵收捕於是烏
撒土官宣慰使普剌總管那由與東川芒部乘釁俱叛其援
羅羅斯及武定威楚曲靖仁德普安臨安廣西諸土族皆以
朝廷遠征供輸煩勞爲辭攜貳反形已具車里白衣八里日
等殺掠普騰江尾二甸奪麥亢忙龍二砦燒忙陽等二十四
砦揚言我與呂也構思麻部日共議渾候連漠桑軍來攻普

騰砦柵二月五日梁王出駐陸梁州六日烏撒蠻阿都普信及烏蒙蠻阿桂阿察多等殺掠皇太后及梁王位下人畜十一月劫芒部官吏商旅貨財烏撒宣慰使僧家奴逃入中慶十五日東川土官阿葵烏撒逃來陸梁州依梁王城阿車阿苗分軍二道欲執宣慰使阿忽台約日由落吉渡會口阿乃普吉烏蒙軍先攻阿都百姓次攻建昌燒烏蒙總管廨舍十七日烏撒蠻犯曲靖霑益州燒蕩坦驛殺掠駐兵闕渡橋二十日烏撒烏蒙東川馬湖四族聚衆四千復起羅羅斯軍渡金沙江刻日攻建昌三月六日賊逼雅州邛部州甚急陝西省遣右丞脫歡禦之八日奉旨也速觧兒充陝西省平章政事汪阿塔赤充參知政事也速忽都魯充湖廣參政與平章

劉二拔都等進征叛蠻闊里吉思爲湖廣平章與左丞散竹
䚟陝西楊參政給事凡有軍事聽也速䚟兒劉二拔都兩人
節制其小有增損軍馬支給錢糧並便宜行事四月二日那
由普利過烏撒烏蒙宣慰使兼管軍萬戶阿都台棄城去時
陝西調軍二千人會合收捕三百人守播州小溪以過烏撒
蠻充斥之路雲南省調軍三千人屯陸梁州五百人駐西曲
靖東望水西一千人於霑益州接烏撒地要害鎮守二千人
護中慶而梁王又有兵五千人劉二拔都劉深田楊等兵方
捕斬順元叛蠻未能會合也速䚟兒與雲南兵共進悉殄第
討平之　八百媳婦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攻胡倫
又侵緬國車里告急命雲南省以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

與八百媳婦國爲小車里胡弄所誘以兵五萬與夢胡龍甸
土官及大車里胡念之子漢綱爭地相殺又令其部曲混干
以十萬人侵蒙樣等雲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王上
言請自討賊朝議調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江浙五省軍二萬
人命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深等率以征既而道經順元
土官宋隆濟作亂道路不通官軍死傷深領軍回不果征至
大四年雲南省上言八百媳婦大小車里作亂蒲蠻阿婁銀
僭平章都元帥七十城門土官緬察犯臨安建水普定路土
官的謀害遷調官吏似此蜂起數年不息乞進討朝廷命齎
詔招之皇慶二年雲南省命斛難甸達魯花赤法忽剌丁等
領元招出八百媳婦部曲乃愛乃溫官哀官吾恰尼哀當吾

化兒阿吾阿散阿哀等往其地延祐元年正月至其境木肯寨其蠻酋渾乞濫妻南貢弄使火頭乃要弄來迎詔至砦立柵圍使者問來故荅之又曰齎來聖旨有何說使者言未開讀不敢言俟見渾乞濫言之乃要還報旣又來致南貢弄之言曰使臣有何說可告我前此使者止至我砦卽回法忽剌丁等不可二月十三日渾乞濫子南通來見使者言行省先遣胡知事招爾等爾等遣乃愛等出降故聖旨令遣我輩來招爾父子南通曰我等非降也胡知事言爾朝廷地闊軍多故使家中一二人從胡知事往觀之耳明日南通遣乃要來言胡知事來時與我衣服鞍馬今爾等所有馬可盡牽來言訖一時牽去明日又來取去衣服旣而渾乞濫遣南忿來曰

可令使臣來見我三月十七日法忽剌丁等至合二砦與渾乞濫相見宣詔明日渾乞濫令使者送其子南通往孟范甸把邊可就觀我地境使者不從曰若不觀我地土歸朝何以復命使者從之至孟范別有生蠻比要與南通叔父力乞倫來侵南通言使者不可不助我使者從南通至木丙山拒敵比要聞有詔使遂退還至孟范使者欲返南通曰天熱水漲秋涼令爾回八月終始得出九月四日至渾乞濫砦渾乞濫手書白夷字奏章獻二象令其部曲渾乞滿渾八剌我董賽愛章闞等隨使者赴闕

八番順元諸蠻（又名一奚卜薛）至元十五年羅殿國主羅阿察河中府方蕃主韋昌盛皆納土來降十六年三月西南八番等國臥龍番主龍昌寧大龍番主龍延

三小龍番主龍延萬武盛軍番主程延隨遏蠻軍番主龍羅篤太平番主石延異永順軍番主洪延暢靜海軍番主盧延陵皆來降其部曲有龍文貌龍章珍黃延顯盧文錦龍延細延回龍四海龍助法龍才零龍文求等朝廷立八番宣慰司使司官赴鎮十一月二十一日至新添遣千戶張旺招羅氏國惟賀宗一寨投降餘皆迎敵旺殺散二十七日至羅崩寨賊又連日與總管王采戰皆披甲戴紅氊帽采遇害二十九日又戰於大吳十二月一日司官至番中呼集諸番主以四日集臥龍番受宣命至期俱來唯盧番主盧延陵爲羅氏國主阿察引軍往大吳西胡迷使趙木納來執去不肯令出降阿察初已納款後與鬼國結婚鬼國言我未降爾柰何先降

羅氏遂毀虎符以叛羅氏又名羅殿事聞十七年四川蠻呂
告部主何濟上言乞招阿察從之既而命南省及雲南四川
進討八月二十九日阿察遣阿悖阿麻二人至四川諸蠻夷
部宣慰使司自言無反意但雲南平章聽我讎人烏鎖納之
言織羅我罪朝廷不知我今赴闕聽聖裁雲南左丞愛魯四
川都元帥也速䚟兒與南省期以十一月十五日會一奚卜
薛至期南省軍不至愛魯與阿察戰也速䚟兒命萬戶彭天
祥藥剌海帖木兒脫歡分三道攻會寧關一奚卜薛遣其部
落阿俟拒戰敗逃入山箐亦奚卜薛奔鶻飛砦阿察走大寧
愛魯等進兵也速䚟兒曰賊已離巢穴今發烏撒播州及南
省近地兵足以勦除我等可回不然曠日持久糧乏瘴起不

便事聞上命藥剌海以千八守其地久之賊窮困以二十年二月八日納款二十九年二月一日降詔招懷溪洞蠻夷曰中書省奏金竹知府騍驢言先奉聖旨招諭平伐山齊砦主詎薛約定奪今有居幾地面百眼左阿吉谷各當各迪等自以外荒久欲内附乞頒聖旨庸許自新朕嘉其誠遂俞所奏令諭爾衆咸聽朕言惟爾鄰封率多臣服自番方而入貢尋萬國以來庭南順丹州北懷金竹陳蒙爛土頃已向風新添葛蠻久皆款化或膺寶命仍佩金符賞賚有加官守如故爾等如能率衆效順同仁一視倘爾迷之或

是伊戚之自貽勉思轉禍之言當體好生之意元貞二年六月平伐鄰界平珠瀘洞砦主王三原謝鷄鷄公韋巴耶楊義等十八處等官來

雲南省告降行省差官入洞撫諭至大德元年四月平珠洞
宿家沙家二族齎進呈禮物出洞道經其鄰蠻新添葛蠻宋
氏之村頭水底砦宋氏怒二族不由巳以降乃遣上都雲長
官落冒率衆遮道奪進物二族逃散破㘰韋巴郎砦五月宋
氏復令平浪巡檢歐陽翟龍與其下木洞李巴林竹哥等率
木猺六十餘人㘰平珠洞蠻官足萬金婁南大砦柵逼使背
雲南之招從巳來降不從翟龍掠去足萬金從人足萬雷等
及進獻方物此行實招到平林獨山州搖和洞唐開珠羅等
處八百四十四砦民五萬餘朝廷立長官司以統之而以蠻
婦阿初充長官大德二年四月八番桑柘蠻王二萬馬蟲等
叛殺巡檢三萬尋出降馬蟲走他所聚七千餘人陷平包砦

團重興砦又與叛猫犵狫必際等蠻結連甕槐了江等處猫
人作亂三年命湖廣平章劉某征之四年正月猫桑柘遣所
部文何持竹契長刀及方物來降播州宣慰司以為蠻苟逃
禽獸然亦須招安既而黃平府亦上言桑柘附近之重典必
際都陣犵狫必梅等二十二砦刻契來降七月桑柘蠻及思
官賊楊金匣播州楊金萬必梅砦主娘報等三百餘砦皆降
五年六月八番宣慰司言黨兀自降至今八年不供賦役所
部娘祖大盤小盤白定白藥等蠻先結連平伐蠻叛劫先宗
砦團吳卜弄砦射猫民阿羊金壩皆死官軍捕班夏潘家蠻
黨兀遮道助其拒敵今年正月又使板橋郎來重陂等砦猫
燒劫百納砦宣慰司令上馬橋金竹府備之且以兵討之黨

九年七十九老不能出遣其砦主的拗及子黨砦的沙勇强砦的福三八出降的拗等又與其黨幼鬼砦主陳醒朱蓋砦主樓地之弟楊八小盤砦主騰香等共誓不叛至大二年三月八番蠻割和寨主各皺谷霞砦主洛驃剌客砦洛卜傍吾狂砦的揭谷浪砦只驗皆降詣闕三年八番乖西猫蠻阿馬等作亂奏准捕之四年春阿馬與其徒洛羅洛登各替及耆從蠻官卜制頭之子哥暮出降至治二年六月八番蠻官閉羅藹與其屬卜宕雝殺七月百眼佐等處蠻夷長官司言康左砦主老康糾合谷聳砦主恰信等殺巡檢王忠拘長官洛邦又殺土官蒙卜郎作亂宣慰司發官兵與土官敵通往討之三年正月八番呈周砦主韋光正等殺牛■天立盟歸降

自言有地三千九十八砦係楊黄五種人氏二萬一千五百餘房光正等二十三人領之願歳出土布二千五百疋爲租入　宋隆濟大德五年雍眞葛蠻土官宋隆濟叛初朝廷調湖廣雲南兵二萬征八百媳婦蠻湖廣兵命左丞劉深等領之取道順元八番進討又令雲南左丞月忽乃招沓剌罕軍入境調用命新添葛蠻軍民宣慰司自琅詡驛經平壩蠻峽至順元嚷聳等砦斟酌日程分六處安營備餽運丁夫馬疋俟月忽乃至點視而雍眞葛蠻乖西等部當出丁夫馬百疋五月二十四日文書至隆濟乃言猫入犵狫謂官欲髠其髮印記面送軍三四年不返寧死不往雖就砦見殺可也以此觀之夫不可差同官雍眞總管府達魯花赤也里干曰然則

起爾朱氏盡行隆濟曰吾往訴之宣慰司遂行六月十七日隆濟構木婁等族作亂其姪臘月宋六分靳斤等告也里干使爲備也里干遂避於底窩楊黃砦明日隆濟率臘月弟小奴部家童農斛洛中段刺苔洛忙沖等約五百人攻楊黃砦燒殺眞總管廨舍臘月奴都保葛海又來報隆濟以一砦二矢與阿昔長官爲號糾其同叛又有紫江賊助兵四千破楊黃砦也里干走掠去總管府印殺也里千奴阿麻妻忙葛農等是日龍骨長官阿都麻殺生祭鬼誓衆應隆濟亦謂官拘壯士黥面髡髮充軍或殺虜我家亦不可知寧死不離此土各負長刀赴亂二十日又脅底窩總管龍郎與古龍阿馬都所部不這羅鬼阿開阿嬀等秃䖘抵阿斛砦拒落邦劉佐長

官司止十里聲言欲攻劉佐二十一日破底窩砦又欲攻隴兒砦於迷樂橋二十二日自貴州至新添盼嚊聳吺北至播州界刀壩水及卜鄧加鶴鳴等站皆破焚劫又遣中火紫江直貓脅巡檢倘荅鄧同叛二十七日刧順元母告之地官牧擬進御馬尋攻貴州殺散普定龍里守倉軍燒官糧殺張知州七月十日梁王下令湖廣雲南四川三省會兵誅捕八月雲南平章牀兀兒入順元與賊戰數敗之然水西水東蠻俱叛牀兀兒遣人招水西土官之妻蛇節不出蠻人洛暮報云者阿泡言蛇節已反統靑衣破軍圍貴州甚急又有三家貓箐蠻坐草敵官軍敗之十一月詔宋隆濟妄說驚擾事端糾合蛇節及羅鬼酋長阿女等相扇作亂特遣湖廣行省平章

政事劉二拔都指揮使也先忽都魯率兵及思播宣慰黄屑
不花等土兵與四川雲南省分道並進別勑梁王提兵進討
凡蛇蠻來歸者復其官爵能殺賊酋或禽獻者賞執迷不悛勦
除一切事宜並從劉二拔都等區處十五日隆濟黨校曲旁
等攻貴州州冰兀兒掠得阿容者言始因徵征八百媳婦八夫
馬匹亦奚卜薛之子蛇目八馬不辦官鎖其項蛇目恥忿與
隆濟議糾合阿八阿納許波泥帖等及烏撒總管那由言爾
兵若破貴州職逃之事容易我將圖之遣其族阿雄阿行頭
往助兵行省令土官普利買馬助軍普利爾軍馬價不用則
非金不可覬望不肯買是月土官烏厓叛行省討之敗走祿
豐君劫梁王位財則六年正月官軍以隆濟九次攻圍貴州

蠻賊退還賊巢於花猫牛場二箐及長腳木猪截萬溪山沙木南箐鐵門關沙樹猫北箐殺傷甚衆掠去行裝文卷江頭江尾和泥等二十四砦龍馮踊一十八村皆叛二月一日四川宣慰使汪惟勤與湖廣平章會兵播州三月六日至打鼓砦南木瓜壩遇賊阿𤜶敗之九月十九日劉平章使土官俠者潛刺殺阿泡蛇節駐兵折刺危水以待官軍十月十七日劉平章殺敗蛇節乘船遁去陝西兵殺敗芒部叛蠻鬼旺納濟等與雲南湖廣軍合過泊飛關追蛇節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劉平章至阿加砦追及蛇節二月一日出降其黨曲俸阿暑等四十餘人皆出三月三日領軍自必加同程奉旨斬蛇節蛇節初叛地名蹉跎尋禽斬隆濟惟金竹賊月下卜藹木

逃去　廣西兩江至元十三年知來安軍李維屏知來安軍兼知凍州事岑從義降十五年田州上隆州下隆州武隆州兼州黄漢拽思恩州八中溫閟砦頻洞計洞淥洞在洞上下雷洞上下影洞皆降十七年廣州海港賊霍公明蘇俄細麥嬰上等害招討馬應麟捕斬之大德七年四月藤州大任洞賊黄德寧殺八牛犬祭兵僭號造妖言刼掠僞稱皇帝李龍神定國公皇佐丞相黄德寧立國公皇羅樂開國飛童黄京夫主朝化民衙主黄汝妙六部尚書潘國用六按尚書潘金玉精光祿大夫兼管生民殿前太尉彭元吉殿前引兵斬砍使莫道名都統幹太師黄勸賊設醮筵門首横寫大字牌曰建慶賀新君登極太平道場醮筵呼萬歲又曰願我皇帝早

登九五之位四月九日以黑漆木椅作亭屋持兵張旗幟鳴
金鼓至巫烈山迎李龍神進銀慶賀德寧家有大字黃紙位
牌寫上祝新君李萬歲其曉民榜示曰照會穹庭發下寶物
付李皇帝掌握日後統九五之位運牛千之慶緣一六國皆
已統成一天今李皇編排得力得衙主差一十八司及府額
六百十四軍州七千餘縣後安天之日命令衣冠圭簡靴帽
殺活杖玉璽計七事給付李皇掌管今十分之民七分不信
三分須信五月輕差兵車收不信中民一千之數向慮累及
信民今發曉民榜一道付古鑾衙曉示信民至日兵馬行令
有誥者免罪無誥者定行誅戮玉印朱文預先曉示故榜並
令知悉兔年四月日榜封民倉帖云逆民禾倉定公封龍神

又名萬頃德寧與父璋信先曾叛逆出降有司謂其三代爲寇六次叛服今不可赦尋皆捕獲伏誅八年都寫洞賊叛至大二年常豐洞蠻大弟什用糾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蠻劫掠永寧之阿那禾砦延祐二年靖江古縣羅蠻洞猺賊劫掠燒架閣庫文卷縱獄囚四年招出猺人趙仆十七潘仆等殺獲石倉團侯重用及秀秀嶺頭團白團提江團淋背團嶺豚團等賊重用能祭雷雨通陰陽七年十一月左州黃郎君劫掠涤查村至治元年太平路賊趙郎陳叛屯粘村二年廣西宣慰使燕寧言猺族非一生於深山窮谷者謂之生猺野處巢居刀耕火種採山射獸以資口腹標槍藥弩動輒殺人其雜處近民日熟猺稍知生理亦不出賦又有獞猺則號爲兵

官守隘通道於官有用自朱象州王太守始募熟猺官供田
牛以供此役至今因之爲今之計莫若置熟猺與獞猺並爲
獞戸分地遏賊爲便　黄聖許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知上
思州黄聖許反聚二萬人斷道路結援交趾借兵攻邕州遣
副樞密程鵬討之聖許戰敗率三十人逃入交趾既而復至
邊地攻刧三十一年同知兩江宣慰司事楊兀魯台上言能
不用兵招降聖許從之八月聖許刧幫團長山隘又與交趾
與道王結婚未幾詔赦罪許自新行省差兀魯台赴賊黄合
巢内開讀聖許經一月亦不出復以二萬人討之時賊屯上
思州那苔柵三忒柵佃艮柵石佛柵那結柵那交柵等砦楊
兀魯台上言聖許兩招不出三月七日令子志寶同大小頭

目一千餘人來言聖許曾對天陳誓不肯出官齎到降狀稱
楊兀魯台齎聖旨來招豈不欣悅望北謝恩外聖許雖有誓
不出情願投降當今兒孫頭目出官聖許還本州招集逃戶
復業行省以聖許不出依前進討三月十九日聖許生日坐
草房正廳紫羅盤領衫裹紵金帶據銀交椅直上懸朱漆金
字闕牌參賀人三呼萬歲明年正月聖許駐上牙大羅茅山
林既而兵敗自兜牟山走交趾亨村晚夢久之聞官軍回復
還由旁村至峙細潛居官軍約十月一日會合進討聖許敗
獲其妻女大德元年二月五日聖許遣其子志寶齎狀赴廣
西兩江道宣慰司出降赴闕尋詔聖許朝京師聖許不肯挾
志寶走交趾萬寧寨志寶不聽逃回訴於官六年聖許復回

故地居鳳凰舊巢攻圍諸屯仙洞屯既而又使人告降且乞還其所虜之妾朝廷羈縻之延祐元年正月聖許陷忠州殺黄知州等六年聖許族人黄萬山萬松壽攻古能村戈村劫殺歸龍團皮零洞至治三年聖許壻黄縣官攻劫邕州渠樂墟百姓逃避於彎團

岑氏至元十八年鎮安州鎮撫岑毅反與特磨道農士貴書曰設有達達軍馬來起差稅吾與爾皆一家之人圍裏戰殺實不願作大元百姓於是放兵攻劫殺順安知州李顯祖掠其小妻家財官軍討之出降大德十一年左江來安路總管洞兵萬戸岑雄作亂殺其姪世傑延祐七年來安總管岑世興反十二月十七日燒田州上林縣那齊村明年二月殺懷德知州麥順武奪州印又攻那帶縣

世興尋出降稱溪洞事體與內郡不同自唐宋互相讎殺並不曾殺官軍侵省地廣西道又上言世興嘗殺兼州知州黃克仁分食其尸世興雄之子也

思播至元十四年六月思州思景賢播州楊邦憲兩安撫使降邦憲在宋爲牙牌節度使正任安遠軍承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知播州事御前雄威將軍都統制紹慶珍州南平安撫使節制屯駐鎮戍軍馬朝廷授以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兼播州管內安撫使佩虎符十六年春官軍平思州杜望杜暮河土茶林諸砦圍桐木籠竹既而犵狫伯同叛陷合水美齒二砦至大元年七月思州言廣利白拿等處苗賊與公俄羊溪苗賊作亂伏白泥站刼入三年獨

山州土官蒙天童款附蒙朝廷設獨山州害洞木洞都
五處軍民司令天童乞往招本州比鄰未附者黎坡上團九
黎九任黎苟王剌南郭文下都雲等一千九百餘砦平代生
猫王只王等不在其數行省從之招到平壩三間地酋長羅
朱備桑根地砦主盧桑吳各觧陳蒙爛土蠻官天程牙男天
程猱等桑秋獨力長官亞淚男洛磨界牌猫砦主乞把上爛
土砦主陳爛蟲下爛土砦主劉國圍麻乃砦主猫的傍谷記砦
主猫青珪等以刀鎗氊馬來獻延祐四年洛磨反初招附時
洛磨稱病遣其子各里及大砦主都罷洛能等赴省既而同
降者楊銀延訴各里非其子乃奴子各午也至是侵水手淚
等處至治二年四月播州上言招降洞蠻地心砦官薦崩信

備大晏大闕砦主安吉力上落磨砦羅傲水洞八砦官黎上
錢廝亮大小荅架砦官黎桑皮歪蘆客錢等　海北海南至
元二十八年瓊州安撫使陳仲達上言乞招生熟二黎降旨
許之招到本州生黎大踢小踢端趙麻山等四洞王氏十等
出降皇慶二年黎賊王奴歐等反僞稱平章元帥立國設官
焚劫百姓三年正月奴歐等降刻箭誓不爲亂使之歸業然
羅禮等處兵未散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黎盜百餘入
橫州永淳縣殺達魯花赤磔死民義射傷縣尉走賓州古辣
村至治元年九月黎賊犯茶洞燒民居二年七月黎人王火
燒攻劫百姓捕獲其纍蒙毡甘佛龍彭痩等火燒劫獄奪去
又陷南偏洞砦殺夯朵等　廣東至元二十年九月廣東黎

德區將軍聚十萬人改元僭號殺居民陷城邑又增城縣蔡
大老鍾大老唐大老皆應之據平康下里東園村等處官軍
破之區將軍走藍㚇營官軍追燒之延祐三年三月德慶路
猺蠻叛旣而令山主五世祿山主李伯達招降圓麻山猺人
盤郞梗盤古綴王窮腸等出官至治二年猺人何窮腸陀窮
腸等降出月猺賊馮岳護犯新會縣洒涌社　江西至元十
四年四月汀州長汀賊黃廣德自稱天下都大元帥刻都帥
印又立爲天從廣德皇帝設銅將軍鐵將軍等號五月沙縣
賊謝五自稱擎天將軍尋皆平定十七年南康都昌縣杜可
用反號杜聖人僞改萬乘元年自稱天王民間皆事天差變
現火輪天王國王皇帝以譚天麟爲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

爲國師朝廷命史弼討敗之江西招討方文禽可用元貞二
年贛州興國縣龍坑民劉六十名季撰妖言張僞榜及劉季
天旗自稱劉王刻皇漢高祖廣新之帝井行王二印設朝殿
開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將軍軍頭等官宣言止殺官中人與
張大老作亂八月攻吉州永豐遣江西省左丞董士選討之
十月捕獲六十自裁不死伏誅延祐二年四月贛州寧都州
蔡五九反與其黨聚兔子寮五王廟殺豬置酒俱執錫榜鎗
刀五九自號洞主六月五九率衆劫掠村落郡邑殺寧都州
趙同知圍寧都州燒四關八月三日官軍開門與戰敗退五
九自稱蔡王騎馬列儀衞張漢高祖造戰柵砲架攻具其勢
甚張又犯福建地奏遣兵討之九月江浙江西兩省會兵至

石城縣弓兵宋伏成於兔子寮木麻坑禽五九伏誅〔福建〕至元十六年五月降旨招閩地八十四畬未降者十七年八月陳桂龍父子反漳州據山砦桂龍在九層際畬陳吊眼在漳浦峰山砦陳三官水篆畬羅半天梅瀧長窖陳大婦客寮畬餘不盡錄十八年十月官軍討桂龍方元帥守上饒完者都屯中饒時桂龍衆尚萬餘拒三饒尋捕得其父子斬之南劍州邱細春反行鎮國開國大王改元昌泰二十年八月建寧招討使黄華反集亡命十餘萬翦髮文面號陀頭軍據政和縣十月詔史弼高興劉二拔都伯顔將兵討之與福建忽刺出會合華敗自焚死〔浙東〕至元二十一年十月台州仙居縣有王仙人者言今年五星朝斗天崩地陷合有聖人出

招立大將置寨黃都南溪民陳再一等從之爲亂敗自焚其屋赴火死二十六年二月台州寧海人楊鎮龍反據玉山縣二十五都僞稱大興國皇帝置其黨厲某爲右丞相樓蒙才左丞相以黃牌書其所居門曰大興國改安定元年乘黑檐黃絹橋罩黃傘得良民刺額爲大興國軍四字二月一日殺馬祭天受僞天符舉事蒙才等拜呼萬歲有兵十二萬七萬攻東陽義烏餘攻嵊縣新昌天台永康宗王甕吉𩦥浙東宣慰使史弼討之鎮龍陷東陽縣尋禽誅獲其二印一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一護國護民威權法令奉命之印　湖北大德五年閏八月懷德府麻用南木達結搆生蠻獠狇犵狫於麻用州界立砦殺掠田大十什家劫辛苦村洞主仰閔驢家皇

慶二年十一月靖州青特團石榴山蠻吳千道作亂尋降延
祐元年沅州胡老鼠猺賊作亂三月招出其黨蒲狗向金朝
李部凱至覲省告出官七年六月慈利州貞家山居民貞公
結懷德府河沓洞驢合什用謝甲洞巨仙什用恩石洞没爾
什用安俱洞重達義等侵白水泉界　湖南至元十五年全
州教授唐子定奉府檄招下淸湘縣西延溪蠻皆持木狀赴
府中降沾油團屋孫耶捧水團門客耶師哥駕耶車田團喉
無米耶喉社勾耶龍堂團近師耶王哥羅勾猙猛口團客多
耶小池團祖女耶穿弟傘匠耶等共二十餘團此猺人居深
山窮谷巢穴中不巾不袴赤脚露脛衣用牛羊血點白布作
青花逐幅相體湊成無領袖耕山地種豆薯芋產楮皮厚樸

大德二年彬州可大老叛官軍殺其劉尊長王寨司等又有
王公爹者亦反　四川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西川諸蠻
夷部宣慰使咎順使招思州田景賢瀘州西南番蠻王阿永
敘州筠連縢串豕鳶昔霞等處諸族蠻夷十五年叙州剁骨
蠻殺使者十七年六月施州市備大盤散毛等洞溪納款十
九年發都掌阿永等民爲兵征荅馬剌都掌等上言宋時未
嘗僉軍乞以馬牛助軍需從之未幾征亦奚卜薛起軍酋長
阿峻等亦不從命二十二年正月討降又巴聳農洞諸蠻三
十年十月西川行樞密院奉詔征鐵州茂州汶州西番蠻夷
其殺戮降下者必力溪等十五砦其砦主曰牛特　蛇必
烏麥　蒲雪韋吠　舍具　得輸　只禪　非白　東非

勾巴等也其未附而當征者西番蝗磨　嬰成　獨泰罷
强獞徹垓　顏蘇　晅則　客客　昔多　坡必立　兀刺
新而元　立山等也六年陝西平章也速荅兒奉命進兵
討順元羅鬼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叛蠻九月也速荅兒自敘
州慶符直衝矣娘州烏撒參政阿荅赤自長寧直衝芒部降
下十八九囘軍就糧至永寧阿永蠻雄挫反雄挫藏八番反
蠻蛇節部曲阿瓊及其妻折躬折科及芒部納郎弟臥蹈故
於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反於赤水河也速荅兒就討之射死
阿都奪其金裹甲鏤子鎗九戰得出叛境閏五月雄挫妻蘇
他與招降官蔡閏文字一紙略曰阿具阿畀齎得榜文爲我
住在山箐別無同伴蠻官我自來不管官事順元結連諸夷

作亂差人邀我同叛我雖是親戚斷不曾聽信又言聽得習

子殺訖使臣不是蠻官本情我親去單洛具與衆蠻官報知

然後出來軍中再令閭往招雄挫六月遣阿加阿抱持文字

來大意謂我不反使臣貪婪所致十四日雄挫遣牌頭阿底

下夷人阿大遞文字降陝西省右丞而稱病不出但令永寧

路同知阿況之子委界赴官蓋其叔父也又與必能阿模同

行朝廷必欲令雄挫入朝移文行省不出則進討十一月雄

挫呈擇二十四日起程續又呈再擇十二月初三日狗日出

部二十四日到魚槽與其部曲阿他及把事頭目各者末末

等二十九人赴京都賞衣服弓矢鞍轡放回至大元年三月

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散毛洞等兵侵者等洞既具出降遣

曡施什用咨昊什用赴闕五月歸州巴東縣唐伯圭言十七
洞之衆惟容米洞冏告洞抽攔洞有壯士兵一千餘皆不足
懼也若官軍討之可分四道其一自紅鈔寨直趨容米　玩
珍　昧惹　卸加　阿惹　石驢等洞其一從苦竹砦抵桑
廚　上桑廚　抽攔洞其一由紹慶至拏摩　大科　陽夔
師　大翁迦洞其一徼叉巴洞問十萬大帝什用洞兵接應
如此可平至治二年散毛洞蠻大壁什用劫掠黔江縣五里
荒三年五月順元洪番安撫劫掠卜哥所管砦民銅鼓牛瓄
等物　西番至元四年五月崇慶等處從宜王遇等令已降
西番人大番官旁木及阿里吉招到西番大和尚解設　三
卜會大蒙　荅谷族思蓬怯　將同族速恭麻　拘孳族觧

酌等共十一族七年從宜府遣投降番官纇和尚招到遠番
和尚石本雜　汝鳳川番官獨然堋入朝二十三年陣骨族
六彪及其子合彪結璮單族係竹族寇脫思麻路敗之二十
六年疊州西番人朶兒只牙思招到生番心豊等八族降至
大三年二月雲南省蒙光土官斛罕上言有弟三瀾在西天
界藍塞守邊大德八年三瀾來言西天地僻不知是何達達
軍馬奪數砦而去今年正月三瀾復遣火頭官兜來言西天
使來又有達達軍馬殺西天王而立其孫奪其堡塞所乘馬
甚高大蹲伏乃可鞁鞍問此疆之外其主者誰西天王對白
衣所居歸奴來言王善奴瓦英等乞降持刀甲與頭目皮先
吉且言每年貢異皮以夏間苔剌不魚出時同還云云　圓

明和尚延祐七年六月十三日夜奉元盩厔縣終南景谷小高山僧圓明和尚就扶風小員大家糾合蘇子榮等五十餘人各執桑木劄持二劒祀星斗僞即位爲皇帝衆呼萬歲圓明和尚者姓白名唐兀台年三十七耀州美原縣探馬赤軍延祐七年四月小高山湫池邊建禪菴誦經尋移其母馮閏娥與弟廣師皆來菴中盩厔人來燒香者受戒牒因與子榮等相識至是誘以七月五日攻奉元路舉事其徒言普覺長老和尚上元甲子合坐大位六月二十九日扶風縣人告變官軍捕之唐兀台提劒夜二更欲出山走官軍圍之遂相射雞鳴時復回菴中七月一日陜西省參政朶里只八史中丞以兵捕賊唐兀台藏其母於林中與妻妙師及其黨西循秦

嶺走久之兼偽印章章內又無糧唐兀台與妙師藏林中令入下山探伺消息八月五日午時唐兀台困睡官軍追及執妙師等唐兀台脫走九日奉元路達魯花赤伯顏於白楊平阿爲唐兀台伏誅　招捕事不止此是惟取其人名地名及事與序相干者入注中

招捕總錄終

招捕總錄跋

元本題女眞招捕總錄案所記自元世祖至元迄英宗至治研經室外集無女眞字是也今從之此記招捕雲南大理金齒羅羅斯車里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八百媳婦八番順元諸蠻宋隆濟廣西兩江黄聖許岑氏思播海北海南廣東江西福建浙東湖北湖南四川西番圓明和尚凡二十三條詳覈足補史氏之闕前冠招捕文一通古勁不類宋以後人手筆卷末云招捕事不止此惟取與序相干者入注然則文與記非出一人手也雪枝氏識

京口耆舊傳

京口耆舊傳九卷不著撰人名氏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皆載其名亦不云誰作考書中蘇庠傳末云予家世丹陽先人知其狀爲詳又從其孫嘉借家傳則作者當爲丹陽人庠卒於紹興十七年而作者得交其孫則當爲南宋末年人也其書採京口名賢事迹各爲之傳始於宋初訖於端平嘉熙間其中忠烈如陳東經濟如張慤張縯湯東野劉公彥風節如王存王遂蔣猷劉宰文學如沈括洪興祖書畫如米芾父子雖皆著在史傳而軼文逸事則較史爲詳至湯東野傳稱明受赦書至東野謀於張浚欲匿赦不宣而宋史浚

本傳稱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宣其說互異證以劉宰
漫塘集湯侍郎勤王錄跋乃與此書所載合則足以訂
宋史記錄之誤漫塘集稱陳東於欽宗時凡六上書高
宗時凡四上書宋史東本傳第云於欽宗時五上書高
宗時三上書證以此書乃知宋史有據漫塘集爲傳聞
之訛王鞏甲申雜記謂陳亢以熙寧八年生廓與度證
以此書廓中熙寧九年進士則距生歲止一年度中元
豐三年進士則距生歲止四年尤足以糾小說附會之
謬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是書體例全倣正史每爲一
傳首尾該貫生卒必詳與諸家雜說隨筆記載不備端
末者不同故事實多可依據於史學深爲有裨文淵閣

書目載是書不列卷數經籍志則作四卷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編釐爲九卷考宋史地理志京口凡丹徒丹陽延陵金壇四縣神宗熙寧五年改延陵爲鎮併入丹陽則所存者僅三縣而此書吳致堯傳其人在宣和之季乃仍稱曰延陵人葢沿襲舊名偶然失改猶漢高帝十一年已改眞定爲東垣而南越王傳猶稱尉佗爲眞定人史氏駁文不足爲據今仍以三縣分隸庶從其實至於諸書所載互有同異則併附載各條之下以資考證焉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刁衎　子湛孫約等

陳升之　子閎閎等

陳汝奭　子龍輔等

柳涗

豐有孚　弟有章等

葛良嗣

焦千之

沈括

刁衎字元賓丹徒人祖禮遇亂自上蔡徙居宣城父彥能仕

江南因徙昇州後從徐知諫於潤州樂其風土至李氏時爲昭武軍節度使賜田京口遂家焉衎在江南以父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李煜常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李後主少時遣人於廬山精舍爽塏地爲精舍極一時林泉之勝既成命宮苑使董源以澄心堂紙寫其圖來上既即位以精舍爲開先寺以圖畫賜刁衎藏於家蔡天啟之子佑猶及見之）江南平從煜歸朝授太常寺太祝病免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在翰苑勉其出仕得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衎上書諫用刑請詔天下悉禁五代以來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巡檢使臣所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殺姦凶於四裔今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役諸務非便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付御史廷尉獄勑杖不

以大小並付有司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糾以示聖皇明刑謹法之意皆見施行再遷大理寺丞獻文詔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守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移光州轉運使狀其績優詔嘉奬徙知廬州眞宗卽位上疏請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案李燾續通鑑長編載此疏作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與此書互有倒置）代還（案續通鑑長編載衎於至道三年九月上疏疏中語與此書所載合惟彼標云比部員外郎刁衎上疏考之此書則是時正由光州徙知廬州因上疏乃由廬州代還與續通鑑長編互異）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爲秘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駕部員外郎（案宋史本傳作入爲比部員外郎與此書所云駕部互異）錫金紫改直秘閣充

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已爲檢討衎辭詔許解職判三司開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丐外得知湖州轉刑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案玉海載冊府元龜以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丑上此書云六年成與玉海互異轉兵部郎中暴中風眩眞宗遣使馳賜金丹不及卒年六十九衎始仕李氏貴盛歸朝以純澹夷雅知名交道崇篤士大夫推之所爲文有野編二十卷子湛孫約原注案國史刁衎昇州人徙宣地王介甫刁虞部墓誌稱衎葬江寧牛首之北虞部葬丹徒遂爲丹徒人張安道刁刑部墓誌又稱其先渤海人自晉以後居丹陽未知孰是以彥能常從徐知諫於潤又張安道刑部墓誌後有昭武賜田一節知其來居京口蓋自是時又今傳所述履歷皆案墓誌而歐公與景純書稱刁丈內翰平生坎軻數年以來方便亭塗其去大用尺寸間爾墓誌所載卽不曾掌文翰晚節乃居閒十六年亦爲可疑　案王安石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稱君曾祖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則彥能也皇祖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卒葬牛首山則衎也皇考以

屯田員外郎卒葬丹徒故君爲丹徒人然則墓誌乃謂虞部之父已葬丹徒故虞部遂爲丹徒人非自虞部始葬丹徒也
此註謂虞部葬丹徒遂爲丹徒人與墓誌文義不同

湛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儒術發身長於吏事初授大理評事知宣州宣城縣秩滿遷大理寺丞監興國軍大冶縣茶場兼知縣代還遷殿丞知潮州眞宗東封遷太常博士國朝封贈之典在昊慶者恩不及亡母東封告成肆大赉妻已喪者得敘封時湛母徐已死上章以謂妻以夫貴著之舊尚蒙封邑之榮母以劬勞之恩不及漏泉之澤教化之本輕重未安朝議然之故徐氏封高平縣太君士大夫父在而封及亡母者自湛始祀汾睢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在朝參賞錄四於糾察刑獄司其具獄當五囚重辟湛閱案原情理出四人會京府

司錄闕政府以湛名聞眞宗指之曰此近賞錄囚而活人者
耶是此選遂授開封府司錄軍巡有重囚久已抵讕案抵讕二字出說文涑水紀聞載鄭俠上疏連及王安國自陳無此指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爲抵讕耶抵讕二字與此書可以相証不承京尹請讞上記前事特
以召湛意欲有所平反湛得其情囚卽服罪上猶欲原減湛
不可竟按誅之其持平如此丁外艱服除通判越州會闕守
攝州事時境內大蝗湛潔齋致禱翌日迅雷烈風蝗溺於江
人以爲精意所感郡城溝瀆久塞湛率衆疏鑿引湖水周流
城中俗大便利及被代百姓遮留不忍其去遂圖形承天寺
中歲時奉祠還都官知廬州徙壽州課最召還授荆湖北路
提點刑獄仁宗登極遷祠部郎中徙夔州路轉運使屬施州

洞酋田彥稠彥晏妄干恩典不遂卽率宗黨破寨柵殺吏民燒官舍保險為邊患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云乾興初順州蠻田彥晏率其黨田承恩寇施州暗利砦不著彥稠之名此書亦不著承恩之名與宋史互異又宋史但云乾興初此書系其事於仁宗登極以後考仁宗以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登極與宋史可以互證朝廷命將出禁旅討擊彌年無功詔湛招輯會彥稠死蠻有善意而武臣欲自為功拒不納命疲於調輸湛密疏請罷兵詔以兵屬湛湛與蠻約親出野與之歃血立誓黔中遂安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但稱夔州發兵擊之俘獲甚衆明年彥晏納款據此書則彥晏納款實湛之功宋史闕書遷刑部丁內艱服除授三司度支判官閱歲請舒州以疾丐閒徙黃州再請分司西京遂歸老案宋史刁衎傳稱衎子湛登進士第刑部郎中據此書湛徙黃州之後分司西京乃歸老則不以刑部郎中終也與宋史小異湛有風鑒識歐陽公修於未遇故湛之亡修以書唁其子約敘受

知之早且言後雖有智者皆莫之先恬於榮利昭武賜田甚廣自衍在時以貧質於鄉人田沃衍歲入視他田倍蓰或勸湛贖以自業湛曰田誠美然鄉人致力亦勤矣何可驟奪因焚其質劑分務退居諸子從官便郡更相迎養以致其樂澹乎自適凡十有六年次子約知婺州扶侍之官卒於錢塘實皇祐元年享年七十有九范公仲淹時守錢塘案范仲淹傳但云尋徙杭州未著出守之年宋名臣言行錄稱皇祐二年仲淹領浙西據此書則皇祐元年已守錢塘可與二書相考貧其喪歸

約字景純少有盛名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爲諸王宮教授時南班之制未立宗子非過殊恩無遷官法景祐中宗室欲緣大禮推恩命約草表丞相王公曾愛其文詞遂得旨有南班

之授宗室以千縑謝辭不受寶元中人爲館閣校勘慶歷初與歐陽公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又與修等並爲集賢校理嘗當二館秘閣四年坐蘇舜欽進奏院祠神飲酒事出通判海州案宋史蘇舜欽傳稱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會賓客王拱辰諷魚周詢劾奏坐除名凡同會被逐者皆名士又考九朝編年被逐者王洙召臻章岷江休復宋敏求吳益柔及刁約可與此文相證奉親以行作戲緜亭邦人榮之李清臣賦詩所謂傳聞緜服朱顏各已作金章白髮翁蓋以屬約皇祐中仍以校理權吏部南曹尋爲開封府推官至和中溫成皇后上仙約以厚葬爲非未奏疏爲內臣所白出提點京西刑獄時知太常禮院校理吳充鞠眞卿皆以議溫成事黜時論然之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上言三人者不當去亦坐落案宋史及東都事略馮京傳但稱吳充以

議溫成事被黜馮京論不當黜者亦只充一人宋陳均九朝編年亦只及吳充及鞠眞卿而不及刁約此書著約及吳鞠三人與詩書互異同修起居注嘉祐初還朝判度支院假太常少卿直史館使北歸塗戲用契丹疋裂貔貍等爲詩雖一時諧謔亦爲當世傳誦還判度支院四年出爲兩浙運使還判三司鹽鐵院出提點梓州路刑獄八年再判鹽鐵院還戶部案元至順鎮江志于轉運兩浙之後知揚州之前不書判三司鹽鐵院提點梓州路刑獄及再判鹽鐵院還戶部等官與此書詳略互異治平中出知揚州移宣州熙寧初判太常寺議講讀官當賜坐與呂公著等合後雖不行識者是之約性殷勤篤至急人之急甚于己私在京師賓客無貴賤少長有謁必報日不足繼之以夜故館中頗有走馬多羅之誚而約實未嘗一登權要之門故同時輩流躐進驟遷而約獨四十年周旋館學

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稱之曰才學士而一世名德相望前後如范公仲淹歐陽公修司馬公光王公安石王公存蘇公軾皆愛敬之其告老而歸存以詩送之曰平生胸懷篤風義往還不論賤與貴騎馬都城四十年未嘗一毫爲身計比其死也軾哭之以詩曰平生爲人耳自爲薄如縞安石祭之以文亦曰坦然制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以相倂蓋實錄云約家世簪纓故所居頗有園池之勝至約更葺園曰藏春塢塢西臨流爲屋曰逸老堂又西有山阜植松其上曰萬松岡凡當世名能文者皆有詩故藏春塢之名聞天下約從容里閈年八十餘元豐五六年間卒兄繹擢天聖二年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歷仕楚蜀最後通判揚州卒

王安石時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有祭文弟紓字公綽即約出使北回寄南徐二弟詩中所謂族推公綽最温良者

紡字經臣以父蔭入官由戶掾歷佐幕府案歐陽修有贈刁推官紡詩則紡曾爲推官可與此書相証范公仲淹歐陽公修皆有贈送之詩

陳升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案嘉定及至順鎮江志皆云升之自建來居丹徒考宋名臣琬琰錄升之本傳稱丹陽居第壯大踰制則又似遷居丹陽者可與二志互異二子閎閎皆以父任閎終宣義郎無子閎終大理評事子憬以祖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從姪鎮爲嗣終宿州符離知縣三世並祔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豫及禧實與俱來豫以升之蔭終中奉大夫四子機柄最知名機知信州劾秦檜妻黨王仲山坐廢檜死起知楚州將漕淮南終知衢州柄爲韓世

忠軍參謀凡世忠出師楠皆在行積功爲右文殿修撰敷文閣待制卒三子官皆至陞朝禧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傳而絕今繼升之後者禧之曾孫應岕之子箕案宋嘉定鎮江志禧之孫雅言雅言之子應岕箕應岕之子

陳汝爽字公武丹徒人自泉之晉江來居即三司戶部副使詁之姪用詁恩補太社齋郎景祐中擢進士第案元至順鎮江志作寶元元年登進士第嘗以文謁范公仲淹奇之時光祿卿胡楷屬仲淹擇壻仲淹言無踰汝爽者遂壻胡氏爲睦州遂安令繩豪民楊氏以法縣以大治改秩知眉州眉山治有能名民歌之曰明月皎皎洞毫釐兮陳公之政不可欺兮於時嘉州不治部使者張公掞檄汝爽攝通判將使正郡守及其屬之罪汝爽到

郡得守之過即諷使自改事有當行亦白守行之郡以大治而守若屬皆得善去眉山士民請於使者寧毀吾廬毋奪吾父使者以益州交子務出納叢雜舉爲監務益帥張公方平薦之通判鄆州鄆守吳公奎亦薦之選知秀州求省松楸得知邵武軍除知海州以歲饑不俟報發廩賑民爲監司所奏汝奭亦上章請以身坐毋及寮屬朝廷嘉之置不問毋憂去官汝奭性恬靜自熙寧初官已至太常少卿不求遷者十五年及是嘆曰仕本爲養養不及矣何以仕爲除喪乞分司西京遂告老時年六十五居閒日以飲酒賦詩爲樂凡十有四年乃卒葬丹徒縣義里鄉之黃山中間以覃恩及子封敘轉至太中大夫卒之前一日召子及孫戒以清白忠恕曰行此

足以保家子龍輔

龍輔字寶臣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爲濟州司法衢州常山令改秩知開封府扶溝縣知興化軍秩滿遂不仕柳庭俊爲撰墓誌稱其賦性寛明居官清謹恬於名利篤於孝養自莆田易守宜春汝爽已休致氣體康强安車迎侍過晉江上冢人以爲榮晩年集古今忠臣孝子凡修身治人可爲法者總三十卷號曰傳家至寶以遺子孫其卒亦葬黄山孫孝友孝恭孝威皆擢進士第孝友字恪仲終奉議郎孝威字德仲未改秩而卒孝恭字温仲年十四入郡學十八貢太學有盛名宣和三年以上舍擢第爲萊州膠水簿婺州兵曹掾改司參軍監温州天富監及永嘉鹽場改秩知宣之涇縣秀之華亭教

授臨江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國子監丞丐外得知岳州卒於官爲人廉謹死之日家無餘貲葬金壇縣上元鄉之西張莊

柳涗丹徒人擢慶歷六年進士第爲陝西司理參軍以政績聞特改大理寺丞鄭獬當制其詞云本道使者曹元舉等言而廉謹治官有善狀章下有司有司以爲績效明白如章所言乃陞爾以廷尉丞爾其祇踐以稱懋功之意

豐有孚字寶臣弟有章字漢臣丹徒人兄弟相勉以學有孚以學究出身歷知處州青田溫州樂清江寧府溧陽縣終虞部員外治家有法居官廉平可紀有章擢皇祐元年進士第終駕部郎中有孚孫漸字仲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

泰州海陵簿未上而卒淵字仲深紹興八年進士第主平江府長洲簿教授太平州改秩知平江府吳縣卒今城中諸豐皆其裔也

葛良嗣字興祖丹徒人王安石爲撰墓誌稱其先家處之麗水父度支郎中源徙居明州之鄞死葬丹徒故爲丹徒人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克厲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年四十餘始以皇祐五年進士出仕州縣十餘年終於許州長社縣主簿興祖於仕未嘗苟閒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所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者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不

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言爲然安石又作艮嗣挽詩云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曾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子蘩嘗知鎮江府蘊亦擢嘉祐八年進士第云

焦千之字伯强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公修敬待之常館修家累試不利修以書勞之其一勉之以孟子不動心之勇二則勉之棄云科場文字專意經術趙康靖公槩之守鄆修以書薦之云千之久相從篤行之士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得招致鄆學不止千之可以自托其於敎導必有裨益亦爲政之一端比修之守潁呂公公著適通判州事請于修延之敎子

公著去潁復攜以歸修以詩送之所謂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相隨道合若膠漆者也公著之子希哲爲長時方十餘歲承父母之訓肅敬天成千之不少假借小有過差卽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服千之方略降詞色異時希哲德成行立爲世耆儒家傳推本以爲由千之化導之篤嘉祐六年諸路舉行義之士赴京師館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者七八人案九朝編年嘉祐六年五月授顏復等官先是諸路舉行義文學之士二十三人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太學卽舍人院試論策賜出身五人此書云七八人與九朝編年互異徐州顏復爲首千之次之爲國子監直講熙寧初以蘇嘉對公試策論時政之失千之與顏復等爲考官案九

朝編年但稱顏復爲考官不及千之與此書互異

擢居上等直講蘇液以白執政于之與同列五人俱罷以殿中丞爲樂清令歐陽修以書勉之云更當屈伸取舍要於濟務蓋以千之方剛不能善事上官故也八年知無錫縣是歲大旱運河涸用單鍔言車梁溪水灌運河五日而通流舟楫無滯事見蘇文忠公軾錄奏單鍔吳中水利書軾有從千之求惠山泉詩正其作縣時也

案蘇頌文集三十四卷外制內有除國子監直講焦千之爲大理寺丞勅一篇考之此書千之未嘗除大理寺丞與頌集異勅內有云外內更試於今五年進躋卿寺之屬仍莅師儒之班考此書千之既罷直講以殿中丞出爲樂清令及無錫令澄之勅所云外內更試則大理寺丞之擢當在出知外縣之後而勅題惟追溯國子直講蓋義主錄用略其降官也與此書異同可以互考

沈括字存中杭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初括壯年嘗夢至一處

登一小山花如覆錦而喬木蔽其上山之下有水澄澈夢中樂之將謀居焉自𠀋歲嘗夢至其處後十餘年有道人爲括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錢三萬緡得之後十餘年道京口至所買之地恍然乃夢中所游因號夢溪遂莫居焉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論著居八年卒歸葬故里子孫有家京口夢溪他屬久矣

京口耆舊傳卷一終

京口耆舊傳卷二

米黻 子友仁

虞申

曾布 弟肇 從子紘等

俞康直

王漢之 弟渙之等

許暘

孫藎

都絜

楊槱年

張扶 弟璉

吳交如

霍蔍

田曉

姜謙光　劉倬等

米黻字元章自言黻即芾也故又作芾太原人其父嘗家襄陽未幾遷丹徒故國史書曰吳人其先以武幹顯母閻氏與宣仁后有藩邸之舊以恩入仕芾生而穎秀六歲日讀律詩百首過目即成誦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已出以崖絕魁磊爲工作字遒勁晚更沈著雜有晉唐風流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縑寸紙人以爲玩尤工臨摹至能亂眞精於鑒裁一經品題價增數倍所與游皆一時名士

元豐初以詩編贄見王公安石安石摘句書之便面蘇公軾尤愛重之集中有睡起聞元章到東園絕句自嶺南歸至白沙絕筆也其往還尺牘有云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淩雲之氣淸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今眞見之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其推重之如此補祕書省校書郎爲含光尉知雍丘縣遞水軍使發運司勾當公事入爲太常博士出知常州不赴奉祠除知無爲軍踰年召入爲書畫學博士擢爲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揚軍彌年瘍生其首卒年五十七（案宋史本傳云卒年四十九與此書所云五十七互異）葬黃鶴山詔賻其家百縑仍官其子芾平居超然若不事事至官則

卒職不苟時亦越法有所縱舍家故饒財既仕悉以分族人所至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寶晉齋聚法書名畫其中北固既火結庵城東號海嶽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其風神蕭散趣尚高潔雅不欲與人同故冠服效唐人所居輒置水其旁數類以自潔其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望之皆知其爲米元章也子友仁

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黃魯直贈以詩首句我有元暉古印章因命以爲字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中高宗留意翰墨尤喜芾書以芾平生篆隸眞行草書分爲十卷刻石禁中會有薦友仁者浸被簡知擢權工部侍郎敷文閣待制

卒案宋史本傳云仕至兵部侍郎元至順鎮江志云官至戸部侍郎與此書所云工部侍郎互異

虞申字行父丹徒人始從鄉先生姚闢授易春秋略通大義姚因喻申使游京師介謁胡公瑗一見奇其能以謂他日可任朝廷事留三年歸一時名流潤伯堅孔常父皆作詩誦其賢惜其去舉禮部不合元祐中制州里舉士法郡守崔公度以申經行應選上之朝不報申資性和厚勇於赴義異時同產負大農錢既析貲矣悉爲償之仲弟死嫁五女費皆已出拊其孤如己子仲子沇擢紹聖元年進士第元符二年沇爲弋陽尉迎侍以行卒於官舍蔡肇爲作墓誌所敘如此

會布字子宣肇字子開建昌人皆居丹徒案至順鎮江志布建昌人與此書合與地紀勝作南昌人與此書異又考方輿勝覽布於熙寧初守潤州有宅在千石墟之東今爲統制司酒庫

國史

有傳布堯諸子避亂徙居肇八子統最知名統字元中以恩
補太廟齋郎調州縣官以黨人子輒罷父喪服闋管在京編
估局改秩復從外補久之以禮部尚書將猷薦除福建提舉
常平改京東未赴而提舉常平罷高宗駐蹕揚州召為工部
員外郎南渡除廣東提點刑獄時隆祐太后至虔州從衛軍
潰其將傅選以萬人據郴州且趨嶺外或勸統避之統曰韶
當賊衝已若先去即人人奔散賊勢張矣且其麾下皆我師
未必人人有叛心招之宜定乃遣人矯太后旨安撫之果受
命一路遂安入為屯田員外郎時秦檜為相置修政局兼檢
討官統言丞相佐天子理天下事事無不統何局之設後竟
罷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司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賜

出身首上章言陛下即位六年之間論相者七八一有進退則自臺諫侍從百執事隨以陞黜適足以使比周成風公道蔽塞乞明詔大臣消朋黨之萌開公正之路政無先後惟是之從人無彼此惟才是用繼論朱煇交結宦官不可尹天府霍蠡刻薄不可專財計遷秘書少監乞復史館修撰之職又遷起居郎乞依故事直前奏事與時相忤以秘閣修撰出知秀徽饒三州中間嘗議召用會有欲行手實法以五等出賣戶帖者已而手實不行但據籍高下輸錢給之統言其不可復與時相忤命遂格饒州召還除太常少卿又除殿中侍御史未上拜諫議大夫論經制使本戶部之職不必更置一司淮南爲吳會屏蔽宜且蠲經賦諸路將兵恣橫宜稍還節制

於州縣臨安和買蠲閣之數不宜均敷於本路皆見施行會足疾懇祈補外除徽猷閣待制知婺州卒於嚴州年六十七歸葬金壇縣方山之原統文獻故家藏書素多紹興間重修國史諸老淪謝無所訂正成書不謬足以傳信統之力爲多四子恂字孚仲其孫見居金壇惕字强仲子暵爲吏部尚書嘉定中卒亦葬金壇以徙居常州不載

俞康直字之彥丹徒人父希言始自歙之黟縣來居用從祖太尉獻卿恩補太廟齋郎主潮陽簿爲杭州觀察推官范公仲淹爲守以政委之杭之蜀山民冒鬻鹽之利刑不能禁康直請設官置場民喜速售而重犯法公私便之爲泗州軍事推官民有清明日盡室出遊者盜乘間入其家遊者還知盜

未出遂圍之盜計窮縱火幸火而逃案具將寘極典康直以爲盡室以出非有人居止之室幸火以逃火非本心具獄奏讞執政者是之得減死論改秩知舒之桐城監廣州市舶代還簽書武寧軍節度判官所公事通判睦州所至皆有惠政秩滿奉祠丞相韓公縝守錢唐日與康直友善縝既相數以書招之康直謝曰崇故舊以厚風俗眞宰相事然吾志定矣不可强也縝意不能奪家世有田在錢唐族人歲擅其利康直置不問會他族訟於官歸田於康直不受以與其弟曰吾食粗給以資汝弟曰吾父兄不知有吾烏乎有之亦不受卒以予族人初奉祠時年五十七暨祠祿再滿遂請休致即所居東西爲退圃逸堂遯軒遠樓終日嘯傲其間蘇文忠軾嘗

爲賦四詩今見集中其遠樓詩有地偏心遠似陶潛之句蓋以屬康直也居閑幾三十年年八十三乃終其恬於名利固人所難能其壽考康年得退閑之樂亦人所不及也葬丹徒縣大慈鄉汝山之側曰京峴原實從先兆方康直父遷居時其從祖獻卿向家黟縣至其子希旦亦徙丹徒希旦以朝議大夫知澶州卒於官歸葬丹徒崇德鄉錢鼎山子向終朝請大夫秘閣修撰提點福建路刑獄向之子長吉字幾先父任出官中法科由蘄州司法入爲大理評事凡再遷爲丞爲正隆興初以才選除直秘閣知盱眙軍未幾卒長吉好尚清雅尤長於詩名所居曰葵軒暇日常賦詩鼓琴以自娛云

王漢之字彥昭渙之字彥舟衢人皆居丹徒國史有傳漢之

之後遷金壇孫光國歷泰州滁州通判卒姪楨以漢之恩入仕終福州太平州通判楨子烜字晦叔好讀書喜論古今治亂酒後耳熱道歷代南北離合五季分爭事如身履目見年五十五始以楨遺澤出仕監平江府比較務建康府大軍倉烜性瓠落仕非本志倉官垂滿不但志不干進抑已老矣會樞密會公懷之子訪舊金陵邂逅同集見其飲酒數斗不亂議論英發貫通古今襟度軒豁無世俗齷齪氣以爲是孔北海禰平原之流非餘子可擬歸而言之懷爲徧發當路書亦會懷自樞廷執政不兩月薦書溢格遂改宣教郎知盱眙軍天長縣事歸而疾卒其友李天才字邦美所居距烜不遠時時杖履往來天才豪於詩紹興間獻詩秦檜檜喜將言之上

會旱求雨不獲天才題詩天竺寺壁間云走殺東頭供奉官御香頻降雨猶慳相公端坐都堂裏天竺觀音又下山檜聞大怒天才泛海得脫隱居終身

許暘字東叔丹徒人由鄉校貢辟雍政和四年以貢士釋褐案元至順鎮江志暘以政和二年貢士釋褐與此書政和四年互異調福州閩縣尉間關累載知紹興府蕭山縣舉最入朝遷大理寺正兼工部郎官權大理少卿紹興甲寅金使來乞還西北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畫江為界以益偽齊朝廷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報聘既還道由南京久為偽齊所留二家老幼狼狽輦下無為言者暘慷慨奏疏謂人臣之義固貴於公爾忘私而人主卒不可忘人臣之私人臣固貴於國爾忘家而人君則不可忘

人臣之家咸韙其言而服其義秦宰相置大將岳飛於理必欲文致反狀暘不可出知南劒州以言者輟行家食垂一紀卒年五十八㓜子蒼野字子齊以父任爲衢州龍游尉隆興初元擢進士第乾道五年中博學宏詞科由廣德軍教授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權秘書丞兼太常博士權倉部郎官容儀端整論奏詳明理宗甚器重之未幾得疾卒年四十三即今西干之許

孫藎字道祖丹徒人政和五年以上舍擢第爲太平州繁昌主簿廬州合肥丞改秩知饒州鄱陽縣監在京抵當所高密廣平郡王府大小學教授鼎州教授內王府教授省罷案宋職官志宗學教授之名始於太宗至道元年至英宗時詔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即所謂大學教授也年十

四以下者增置小學教授十二員至徽宗崇寧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則無復教授之名靖康之變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此書序孫蓋爲王府大小學教授在政和五年之後紹興三年之前乃仍蒙教授之稱則作傳者以舊名加之也書內似此者甚多又案此書稱爲高密廣平郡王大小學教授考宗室表徽宗弟二子鄆王楷以崇寧元年封高密郡王第二十一子棫以靖康元年封廣平郡王按之時代卽此二人此書稱內惟王府省罷蓋據靖康之變宗學罷廢也餘皆以未上改差權通判台州以母憂不起

紹興三年差監尚書六部門權尚右郎官案宋職官志紹興二年置六部監門官一員元豐官制行置尚書左右選各一員紹興八年呂希常以監六部門兼權尚右郎官與蓋此職正同可以互證兼度支倉部出知興化軍知嚴州替奉祠起知真州秩滿知泰州就除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知信州以婿樞密王綸帥建康避親丐祠其監尚書六部門上疏論今日用違所長不加曠官之責稱匪其人未坐繆舉之罰賞或及於無功祿

不加於有德乞嚴察舉之科明黜陟之典知嚴州直大水聽民得預占高阜及先具舟桄爲備故水不爲害朝廷以傳言之誤替歸將漕淮南以沿江盜賊出没皆江海亡命徒黨衆多江流湍險非巡尉弓兵所能制乞下都統司於分差水軍二百人將官一員往來巡捕朝廷從之遂爲定制自上饒歸不復出仕與後湖蘇聘君備爲詩酒之交年八十一紹興甲申歲卒葬縣之馬鞍山即今大港之孫

都絜字聖與丹徒人父郁字子文以易學爲鄉里師終惠州教授絜少傳父學著周易說義張公九成爲之序謂其有得於易異乎世之爲說者晚又因左傳載晉蔡墨鄭游吉等引易悟六位有定而卦變無窮著周易變體義十有六卷曾公

幾爲之序絜以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中以左朝請郎知
德慶府實進易說義其後以左朝奉大夫爲尚書吏部郎中
實進易變體義未幾以太府少卿爲淮西總領時總司之權
尚輕絜上言江東所屯見兵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
而監司守令恬不加意乞將弛慢之尤者按劾黜責以警其
餘朝廷從之自是總司之權始重文移往復州郡無敢玩者
楊槱年字茂良丹徒人娶吳越錢氏少師曾孫忱之女忱命
以官監行在草料場兩浙轉運司幹官改秩知常州武進縣
外除知秀州華亭縣華亭賦重加以歲饑民不堪命槱年乃
稍蠲賦入之無藝者縣計有闕則傾家貲繼之曰吾不忍迫
之羸民境多黃雀歲醢以媚權要且百萬槱年至卽嚴采捕

之禁通判揚州代歸以母老丐便家得知直州至甫旬日以憂歸除喪奉祠尋知台州命未下改提舉福建市舶以老丐祠案周孚蠹齋鉛刀編有楊君行狀云子三人長槱年右宣教郎次櫟年承節郎次栢年此書不著槱年右宣教郎偶有所闕開禧元年卒年七十四槱年氣體魁梧言動詳雅為詩有清致尤工尺牘無一凡語事母孝歲遇誕節集宗親鄉黨會者彌月楊氏族大槱年以禮率之月旦必具冠帶集其家擊鮮釃酒從容竟日四方士友欵門求見靡不納食客日不下十數來者衆而求者深故亦有觖望而去者槱年不創丈益招徠之其實博好士亦人所難及云

張扶字少持丹徒人博學有文為鄉先生所重游太學年四十五紹興十二年始舉進士名在第四授明州教授再調太

平州判官有薦者紹興二十四年春除權國子博士五月爲直講六月兼權尚左郎官十月除監察御史二十五年春除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十月除太常卿兼侍讀執政以國朝之制太常例不除卿改國子祭酒（案宋史本紀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丑徙殿中侍郎徐嘉右正言張扶告出爲他官據此書則扶以右正言改國子祭酒與宋史所云出爲他官異）十一月以王珉等出使兼權禮工部侍郎壽卒年六十自太平州判官回改宣教郎竟不及嗣嗣不競居官政治在朝奏請無一可攷惟中興小記中見其嘗論曹冠則亦非專附秦者

弟璡字少瑜有儁才與扶同擢紹興十二年進士第爲臨江軍司戶信州司理歸而不仕秦熺與之同年數從人寄聲欲見之義不往扶既貴亦勉其出仕輒顧而言他紹興三十年

卒於里中

吳大卿交如字亨會丹徒人性姿樂易重義而踈於財擢紹興十五年進士乙科爲湖州烏程尉楚州鹽城簿紹興府嵊縣丞再中法科入爲大理寺評事遷寺丞寺正除刑部郎官補出外知邵州民便安之會二弟俱没丐祠歸葬郡人惜其去老幼遮道酌酒爲别交如亦不忍違其民爲之飮釂旣别作懷民之詩以貽之郡人刻之石尋召赴行在再除刑部郎中遷大理少卿丐外除直秘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未幾詔還舊者時朝廷以法令多所牴牾詔監司郡守䟽所見來上建官設局重加定正大臣請主其事者上曰吳某長者可任大臣言其丐去甚力上曰宜勉留之明年淳熙書成復

丏去大臣爲言上曰吳某吉人安可使去居無何除大理卿明年囹圄空璽書嘉奬會刑部侍郎虛位上意有屬命且下而交如被病淳熙五年閏六月卒於位年六十一初交如之自邵州歸也倒囊得三千緡與門人丹陽朱商霖議所以營生朱言其里人孫生善治財可任交如即盡以緡錢委之孫以張肆未幾寖耗朱以爲憂會交如過丹陽從容道所以且請過其家籍其見存者交如不答朱計窮俾孫生自以其意治具邀交如臨視朱因密啟交如酒三行則索簿籍點勘如前約交如唯唯酒三行朱目之不動卒席朱又目之顧而言他朱意其偶忘之也則顯言之不對朱恚而反至館問故交如曰子忍迫人於死乎朱曰何至是交如曰適與孫坐見其

色窮辭沮奄奄然無生氣度其意甚慮吾輩及此若果及此孫不以憂死亦以愧死矣顧其家數口奈何錢物去來有分子無預焉可也時人服其長者

霍僊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嘗戎馬之衝民窘於兵荒輕相賊殺僊父時爲府史雞初鳴上府道遇婦人問府舍所在若將告變者僊父怪而問之不對則告之曰吾府史也汝有謁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天尚早麗譙未啟汝婦人旁皇其間能不爲邏者執乎盍從我歸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爲然乃攜之歸屬其妻與爲賓主私問之婦人具言本良家子失身爲屠家婢其家常市婢數十閉之空室遇夜輒殺鬻其肉以售而其徒不知也我幸以篤實見信待以家人誠不忍殺

戮之慘故乘丙夜其家熟寐縱羣婢而來以謁於府幸府司聞而禁之虎爻語之曰汝一朝釋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長皆坐死又其家之親隣及所與相賣買者皆不免無乃所活不足以酬所殺乎且汝意欲遏絕此事今其家以汝及羣婦之亡知事且露必遂遁去去此而遂之他則無所施矣是汝所活不可勝計陰德當十倍於前也婢以爲然遂不詣府居家亦逃去其患遂絕未幾生虎八以爲陰德之報虎少力學敏慧過人年二十首鄉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興簿以才稱秩滿解淮南節度推官後守以聞言疎之時和好雖定而揚民懲創往事聞邊遽即張皇無固志會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郡下守以

搖動人情爲憂問計寮吏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延見問計篪曰此易耳盡以運糧爲辭具船瓜洲檄主帥令軍士到卽登舟銜枚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陽無人知者守由是遂爲知己詔舉廉吏守及部使者皆上其名召對改秩知秀州嘉興縣嘉興邑大事叢爲浙右最令始至吏欲其壓事抱文案魚貫而進日晏不能竟如是者累日篪識其意因下令吏辰起並抱文案立庭下須事竟乃退篪因隨事裁處饑卽據案而食吏憊不自勝遂不敢弄以事篪亦計慮深遠處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催科分期會爲三聽民自輸過期乃追治先豪强而後貧弱由是吏不知勞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有怙勢而來者督積負於諸邑皆唯唯聽命

簾獨不可曰令可去積負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斂罷簾獨免且以是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急務除提轄左藏庫遷軍器監丞光宗即位再以急務進議者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次第行之除知盱眙軍以言者罷起知禮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卒于官簾少脫場屋刻意爲文尤長於詩有集

田曉字就堯一字德充丹徒人父逖爲府推吏紹興丙子秋試郡守林大聲黨閩士冒舉論不能奪則欲以試日遏其入大聲知之自以輿衛擁其後士不勝忿羣起抗之以是罷舉大聲愧且怒士皆變服潛匿大聲捜城中得六人者械之獄欲甘心焉逖謂衆怒激於一時非有結約罪不專在數人者

大聲繩之急述應之愈緩竟以是得罪時大聲氣燄張甚官吏承命恐後徼述數人者幾殆且根究株連無已時曉猶在童稚後四請鄉舉擢淳熙八年進士第人以爲陰德之報初任秀州華亭買納鹽場次揚州錄事參軍建康府教授性疎直不能唯阿逐物世道日薄士以陞改爲重有延如捕風而汲汲營求死不知悔者曉之在金陵積舉員四或謂小屈意即及格曉笑曰窮達命也命乃在天雖屈意何爲且以直道爲不可行則吾向也旣以得五之四矣以爲必可行也則前輩不遇者多矣獨我乎哉歸自金陵年方六十有五遂丐休致婆娑小園以壽終有文集藏於家初述旣去吏六人者在獄備嘗慘酷然皆以身任咎不外及一人後六者皆名薦書

其最著者錢弼字聖俞擬應洞明韜略科有進卷行於世特
恩對策授廸功郎蒲圻縣尉卒二子亦連請舉入大學
美謙光字德明劉倬字顯道艾謙字益之向公慶字元卿並
丹徒人公慶即文簡公之裔皆推於鄉爲府學正謙光嚴毅
倬深沈謙温厚公慶修潔皆再舉於鄉倬業書爲舉首餘三
人者先後居詞賦首選其中程之文皆板行以惠學者謙光
語尤壯雖不第皆有令子世其家云

京口耆舊傳卷二終

京口耆舊傳卷三

吳淑 子遵路

周孚

邵飾 弟餗等

諸葛賡

王存

顧方

陳輔

吳淑幼有俊才爲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名江左一見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蘭蕙也嘗問以唐太宗杜淹論樂同異淑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既形則樂乃思變

二子歎曰足以探禮樂之情矣仕江南舉進士擢第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朝以近臣薦試文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始置秘閣充校理嘗獻九弦琴五弦阮頌太宗嘗歎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分爲三十卷上之至道二年兼掌起居注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奧國家之急務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先收秦圖籍方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從之案宋史淑本傳及續通鑑長編載咸平四年八月甲子職方員外郎秘書校理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云云又請頒諸路轉運使每十年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此書乃祇載淑請以閏年圖上職方又此書載淑爲秘閣校理兼起居注舍人時上言閏年圖而宋史及續通鑑長編則均云職方員外郎與此書互異

會詔問御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之法上覽之歎其博
洽嘗以浚郊上都奕世丕業作論都賦以獻咸平五年卒年
五十六初王師圍金陵城中乏食有與淑同宗而死者惟二
稚女在淑收養如生及長而嫁之時多其義有文集十卷淑
善筆扎好篆籀撰說文義三卷江淮異人錄三卷秘閣閒談
五卷子遵路

遵路字安道少奇俊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大中祥符五
年進士及第天聖二年以太常博士爲秘閣校理同知禮院
頃之判登聞鼓院時章獻太后稱制無敢議政事得失者遵
路條十餘事上之太后怒出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
中以賑貧民權開封府推官加直史館爲淮南轉運使兼發

運使凡所規畫後皆便之徙知洪州就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案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道二年九月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吳遵路爲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太后怒出知崇州郎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爲郡得古人之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爲法并付史館遵路爲京佐府不三年月又選鹽鐵判官據此書但稱權開封府推官不及仲淹之薦與續通鑑長編詳略互異又此書載遵路權開封推官後不云選鹽鐵判官亦終其身未嘗爲司封員外郎與續通鑑長編均異未至詔修起居注同糾察在京刑獄元昊叛建請復民兵乃受詔河東料簡民兵除天章閣待制康定元年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諸縣無追逮吕丞相夷簡當國以不阿附見爲朋黨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二十篇徙陝西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在鎮力病決事後病革猶手自作奏慶歷三年卒於鎮遵路平居厚重簡默立朝敢言母喪廬

臺側蔬食終制與人交初若平淡久而彌篤與秘閣校理石延年同使河東延年卒力請于朝特官其子嘗采古今治亂著皇典數十篇未成而終既沒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俸賙之

周孚世濟北將家避亂南徙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喜讀書過目輒成誦時有鄧氏張書肆孚日往游焉因得盡閱天下書其友陳珙爲孚集序謂其博聞强記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而博以本朝諸公名世之作爲詩始以黃陳爲法而卒歸於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爲文長於敘事簡潔而峻厲不喜鎪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而止辛棄疾少壯時兄事之擢乾道丙戌

進士第爲眞州教授案陳珙蠹齋鉛刀編序謂孚登第十年始爲眞州郡博士考孚集有之官别鄉舊詩其下注云乙未五月證之此書孚登乾道丙戌進士第下距乙未則十年也惟考乾道辛卯孚上虞丞相書已自稱左迪功郎辛卯上距丙戌方六年則爲迪功郎已在眞州教授之前五年又孚集中有謝虞丞相啟云擢從冗散之職畀以師儒之官又云昨叨一命之寵已踰五年之期惟窮邊之劇煩不容尸祿而下吏之齟齬或至辭難據此則孚既爲左迪功郎又嘗作吏邊境至是始以虞相之薦教授眞州此書與陳珙集序但稱爲眞州教授他任不書可據孚集以考其端末郡守延璽武人欲薦之介學職以意學職喜以告孚不答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陳誼甚高聞者韙之案孚蠹齋鉛刀編有代延守祭趙馬軍文云況如不肖初無一日之雅而佐公幕府提攜獎予延守蓋嘗爲軍佐與此書所云武人可以相証而延守之名璽特見此書又考鉛刀編有與彭郝二學正書力却延守之舉與此傳所云正合書中但云昨日辱寵臨委諭諒復卽此傳所云學職喜以告也而書中大意乃略不及彭郝二學正來書與此傳所云二學正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小異任任以疾卒有蠹齋集三十卷時京口之士多從游其最

厚者朱叔瑶字德裕陳珙字德厚宋郭字安民未嘗請鄉舉刻意古學爲京口七原略倣柳宗元晉問他詩文亦多擬古未第而卒孚識高見博爲朋友所推每一言出輒相與傳誦惟德裕數與反復是而後已蓋孚畏友云珙擢淳熙八年進士第歷秀之崇德尉眞州司法湖州教授卒性嗜書老不釋卷平居端重寡言及杯酒從容援古証今談論亹亹叩之不窮始知不可及安民四舉于鄉晚以特科拜官從蜀帥張詔辟于興州卒案宋嘉定鎭江志稱安民從張詔辟興州薄領再請蜀漕舉與此書詳略互異安民亦多識前言往行善談論性謙和喜接引後輩學者多出其門邵飾字去華丹陽人大中祥符元年以進士擢第賜同學究出身初任福州福清尉吏部銓判超等知南康軍星子縣用

薦者改秩知杭州仁和縣未滿歲移知益州雙流縣任滿回
知蘇州長洲縣凡四爲邑所至吏畏民愛之通判處州就移
知巴州（案元至順鎮江志飾知長洲之後即云改知巴州不云通判處州與此書詳略互異）辭以不便
婚嫁改知通州南劍州近臣有薦堪充刑獄錢穀任者歷知
吉州未踰月就移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時衡永等郡蠻
獠爲盜號黃捉鬼者其徒實繁出沒溪洞官兵阻險不能入
飾至即設方略分兵山下扼其隘道厚募獵者入山擾之使
居不能安出輒見獲由是計窮始相率謝罪納款一路以寧
詔書褒美移兩浙路轉運使改知壽州召還充三司鹽鐵判
官出爲福建轉運使移淮南轉運使課最他道增秩獎諭復
爲鹽鐵判官時朝廷議改茶鹽法丞相召問利害飾謂利歸

國家而商賈不便不可行也利歸商人國計有虧亦不可行也容歸召商人詳議以聞比歸即召諸商諭以公私之計盡述利害裁取其中奏上之公私兩利中外大悅居無何除江淮都大發運使會有言其年高改知潭州未行改宣州到任未一歲改蘇州居三月又改明州明年致仕嘉祐三年卒年七十有三葬彭泉村陳洙作墓誌餙之祖曰勳生二子曰邈曰遇邈之子景先景純景純之子彥遇彥遇六子其三曰餘生亢亢生壎𧇊其四即餙餙之弟曰餗曰必必生納史納史之孫彪以餙兄弟多顯著且不知與景先孰長故先餙之族而後景先其族又有名仲宣者亦餙從兄弟擢天聖五年進士第終秘書省校書郎其子徙居晉陵孫文炳嘉泰中爲中書舍

人今不序
餗忘其字再舉不第養高邱園范仲淹守潤嘗薦之不報後
數年王琪爲守述仲淹意再薦之賜號沖素處士家有溪齋
仲淹自潤移越道過之得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於席
間頗言賀監之異至越刻之祠堂後謫守睦州作嚴子陵祠
堂記致書于餗求篆有云謹奉短書于先生邵公足下今春
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
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暨抵桐廬郡有嚴陵
釣臺思其人詠其風能使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於名敎篆
堂而祠之又爲之記念非托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
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

其尊尙之如此以壽終

必字不疑擢寶元元年進士第主上元簿擢國子監直講宋歐集有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除大理寺丞制然則必以官國子監直講之前曾知廣濟縣官直講之後又爲大理寺丞此書不載二官與歐集異監中立石經以必篆隷選爲國史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肄司徒府古禮如此今郎祠所習之爲不敬乃徙於尙書省張貴妃受册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爲修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況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秘不可知旣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無答衆意乃定出知常州詔

爲開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謫監邵武軍酒稅司馬温公光吳正憲公充與必同年登第同官太學復同入官契分最厚作詩懷之光詩有云因思甌閩遠南去浸溟漲炎蒸異中縣從古無雪霜終朝坐第居權若征行商讙譁費口舌解囊收毫芒不疑性高介此固安可當山川幾千里問訊誰能將會趙抃力言其無辜案涑水紀聞載趙抃上言陳執中八事其因日酬私隙邵必知常州議決徒刑既自覺舉又值赦宥遷官去官陳執中以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邵武軍監當此書所載與涑水紀聞大略相合而其因陳執中狹嫌及必以失入自劾因赦獲宥與此書可以互証起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爲西京轉運居官振厲風采惟始至一赴郡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爲數會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

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必有詩名稱堯臣讀必詩卷作詩云所得在卒章小大珠落盤光彩若明月射我枕席寒末又云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其稱道之如此司馬公光集中與不疑唱酬詩甚多

納史字公言樞密蔣之奇之壻必守蜀死三泉道中納史始十一歲持喪如成人行路嗟嘆以恩補將作監主太常寺奉禮郎爲道州僉判監饒州永平監以歲課之餘補前人闕額猶有羨遂以是增秩通判秀州卒年三十七家貧僚吏共賻之喪乃克歸蔡肇爲撰墓誌

彪字希文安簡公亢有餘澤欲及之辭不受擢宣和三年進士第主崑山簿登州教授原注案呂忠穆勤王記作密州邵氏錄彪自撰勤王錄作登州後敘公履歷作楚州未知孰是秩滿還丹陽聞苗傅劉正彥之變走平江謁禮部侍郎張浚浚問今日之事計將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易於反掌顧侍郎如何耳浚曰今張俊自誓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將可倚以成功惟浚綿力士卒單弱恐不足任茲事然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注兵江寧志在靖難威望爲人所信當爲天下倡彪言兵貴神速此行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樞密見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急必奮義而起何患不速因幕下一時密謀多所參預浚慮傅正彥計窮變生遣辨士

馮轓入說以觀其意劉正彥傾心附結授轓奉議郎尚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案宋史苗傅劉正彥傳馮轓初往說二凶反正傅案劒瞋目視轓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乃可轓既歸又遣至臨平與傅等議傅曰爾尚敢來耶欲拘轓及勤王兵大集二凶乃與轓議復辟此書云傅止彥傾心附結證之宋史當在大兵既集之後又此書稱授轓奉議郎尚書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宋史闕書遣還通誠於後以轓言語彪曰傅正彥甚悔過且懼大誅請浚挺身入覲朝廷可不煩兵而定於計如何彪曰是必有姦人謀沮軍以惑衆者侍郎惟無入入則俎上肉耳浚喜曰誠哉是言浚心如山岳不可搖也傅正彥誅改奉議郎國子監丞尋辟江淮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從平李誠還轉朝奉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出知泰州移楚州兼營內安撫以耳聵告老卒于家彪以文受知當世苗劉之誅李誠之滅皆有紀載

字晝端勁世其家

亢字興宗再試開封府皆第一以賦失韻棄弗取范仲淹以茂材異等薦之時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院獨亢策入等除建康府節度推官會有言其與宰相姻家者命遂格時宰相張士遜之子娶邵氏偶與亢同姓實不相知亢竟不自辨趙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亢言用兵在于擇時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及故家恩倖子弟儒臣未必能應變子弟安能識攻守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入爲國子監直講秘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議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遷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此繫社

稷之安危不可不早定因集漢以來帝系承襲之迹著興亡論十卷上之時上自輔相大臣皆未敢言亢以小臣首發大議時以爲難爲提點開封府縣鎭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無坐從爲府判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晏駕議者謂宜郤或謂宜須其及門諭之使去亢請令奉國書置柩前使見嗣聖以安遠人從之神宗爲潁王遴選府僚以亢爲翊善加直史館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直國器也擢用修起居注建言欲治國者先齊家潁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厚輟爲諫官矣遂以知制誥知諫院言殿前

都虞候賣舜卿聯親樞臣不可使典禁衛簽書樞密院事郭逵才望輕不可使宣撫陜西東宮兼爲右庶子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訟牘皆反覆親閲或以爲勞允曰決是非於須臾正當爾今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鬭訟爲息拜樞密副使先是知保安軍楊定懷姦反覆夏人誘殺之朝廷建議西討允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惟當降諭安撫俟不順命然後討之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帝悉如其計未幾其國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允以爲幸人之喪非義也乃以資政殿學士出知越州徙鄭州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之木免民間償納增築湖河隄石達

歲省科民權薪數百萬又徙鄆州亳州案宋史名臣琬炎錄載王珪邵安簡公亢墓誌銘亢徙鄆州又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又遷禮部侍郎乃徙亳州此書但云徙鄆州亳州與琬炎錄互異上遣內侍馮宗道諭將復用案宋史本傳亢以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踰年引疾歸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卒與此書合東都事略本傳亢旣徙亳州復遷吏部侍郎及卒與此書及宋史俱異又此書載徙鄭州之後有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事從亳州之後有上遣內侍馮宗道諭將復用事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不書可以此書補其闕熙寧七年十二月薨年六十二案宋史及東都事略亢本傳亢卒年六十一又考名臣琬炎錄亢墓銘亦作六十一此書云六十二二或一字之訛卽鄉里賜居宅諡安簡葬縣之耿岡亢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爲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溫雅一時聞人有所不及少歷艱難及貴盛無少易祿賜多以周宗族比其終家無以歸其立朝與叔父必齊名世號二邵司馬公光集中亦多與與

宗倡酬詩

壎字伯友父任爲太廟齋郎調許州長社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杭州糧料院元祐初曾布經略河東辟爲屬掌文翰還管當文思院出知婺州金華救荒有名通判滁州卒于官案宋名臣琬琰錄載亢子二壎秘書省校書郎鯱太常寺太祝考此書不著壎爲校書郎與琬琰錄小異趙抃張商英皆嘗薦之鯱字仲恭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登熙寧六年進士第管當在京南排岸丁父憂服除擢司農寺丞尋移太府神宗親擢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哲宗即位入爲開封府推官管當使院公事以三院獄空賜五品服遷都官郎中改駕部出知鄭州召爲金部郎中除京東轉運副使移河北兼措置糴使復移陝西得旨專應副鄜延環慶路軍其時西邊用

兵鄜延屯戍多而財用窘前此主計者㩳懼弗來來亦以不勝任去惟虤久任以稱職聞吕惠卿爲西帥進築杏子平及米脂皆虤主糧饟米脂城垂就有妄傳西師至者同列辟易惟虤凝坐不動衆以是安方是時微虤衆且潰故惠卿深德之移知鄧州徽宗卽位除直龍圖閣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議者謂涇原熙河各已城築要害秦鳳可罷帥府省戍字虤言秦爲國西關涇熙二府相去各數百里其間無堅城之守山溪之阻賊若聞我撤備擣虛深人塊然孤城何以禦之若使得志而歸咸鎬皆震雖咎往議之非亦復何及書三上得不罷聞者服其遠慮會涇原有警命以兵赴虤言自朝廷有事於西陲秦兵無一役不行今已十減七八若盡赴

涇原臣竊危之兵以免行虢使關陝累年出入塞上凡山川之險易蕃漢之情僞錢穀調度之盈虛皆所習見故其措置議論恐中事理移知青州道改鄆州除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者以虢故司空呂公著之壻名在黨籍不宜升侍從命遂格就差知常州明年移蘇州卒

景先字伯綏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王安石撰墓誌稱其少敏爽皇考遡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才及壯內行修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仕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喪不行卒君工於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入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

然越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弟景純
葬之景岡
彥字君美景純之子試於鄉爲舉首一上中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淮陽軍下邳簿丁內艱再調眞之揚州尉以病去上官不能留竟老于鄉中書舍人蔡肇撰墓誌言其自爲童時不放肆捉筆爲詩語出輒驚人自揚子歸閉門讀書不問有無生計益落予數過君頹垣朽屋草棘蔽道破籬風雨旁舍蕭然而君酒後耳熱抵掌極談辨說古今道理人物成敗落落可聽百家諸子旁行之書無不博記至於文章瑰奇偉異之變以意逆志往往入微尤刻意於爲詩長篇短句伸紙輒就清新雅麗有元和間風格讀之使人不懟不激不知其貧且

病也噫君所養可知矣自號練塘眞隱因以名其集君天資夷曠內外粹和周人急難聞善如出諸己白首窮居蓋二十年如一日客嘗有勸其仕者君謝曰泰而拘約而肆以此易彼予未知所得能償所亡也客慚而去以元符二年四月無病而終享年五十七子繪中紹聖元年進士第終奉議郎

諸葛賡字君俞丹陽人五舉於鄉皆第一慶歷二年附楊寘牓出身出官爲英州眞陽湖州德淸尉饒州樂平簿宣州旌德撫州宜黃令年六十四告老以太子中舍人致仕後遇霈澤遷殿中丞既歸闢其居之側爲圃開竹之蒙密爲洞洞之外爲亭亭之側爲池珍卉環之總而名之曰歸休而自謂曰熙眞子熙寧丁巳享年八十有五矣無疾一日索筆書偈云

上天下地極高深幻化無蹤何處尋山靜白雲歸洞口水清明月落波心閣筆而卒樞密直學士錢藻誌其墓孫材政和壬辰上舍釋褐終左朝奉大夫通判泰州松宣和六年擢第繼試中教官終東平府教授材之子浩字廣聲孫鑑字大智同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浩終江東安撫司幹官鑑終臨安府錄事叅軍松之子淵字振聲擢乾道二年進士第終處州松陽令卽今大華諸葛之族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案宋名臣琬琰錄載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云其先金陵人後徙潤州之丹徒又徙丹陽與此書詳略互異年十二辭親從師問學于江西五年而後歸時學者並尚詞章獨喜爲古文登慶歷六年進士第歷嘉興簿上虞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公修呂公公著趙公

槩所知以公著薦入爲國子監直講以趙槩薦召試擢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案東都事略載存歷嘉興簿之後郎云爲國子監直講其間歷官上虞令密州推官俱不載與此書詳略互異又宋史但載國子監直講至太常禮院官階而其爲國子直講以呂公著之薦擢著作佐郎以趙槩之薦則此書爲詳可以補宋史本傳所未備又考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稱存爲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在就除檢詳兵房文字之後此載在前與會肇所撰墓誌銘異又考趙汝愚名臣奏議載存上神宗乞收百官轉對封章留中採擇疏在熙寧四年時存爲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附此書及宋史東都事略本傳均未載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意有不合謝不任入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條例就除檢詳兵房文字案此書載存編修經武要略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見惟宋程俱麟臺故事云熙寧三年十月詔館閣修勘王存顧臨秘書省著作佐郎錢長卿大理寺丞劉奉世同編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例冊此條可爲此書確證宋史及東都事略皆失載此書專載王存不及顧錢劉三人又可以麟臺故事補其佚辭不

就嘗召見便殿陳時政神宗察其忠實鄉意用之以爲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故事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韙其言先時左右史雖日侍立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太常寺官制行帝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議論得罪或詿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皆隨材召用擢以備官使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多請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托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見之不悅案涑水紀聞載慶曆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毋得見賓客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不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上書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與此書所云官司禁謁本防請托正合而此書載存上言弔死問疾一切杜絕非

便與涑水紀聞可以互証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中貴建言居民盜鑿汴堤以自廣請責培築如初又請民廬冒官道者悉徹去詔下人情恟恟存曰此吾職也入爲上言得中止在職二年囹圄再空進樞密直學士案趙汝愚國朝名臣奏議載元祐元年閏二月存上哲宗乞別詳定制科考格疏時爲樞密直學士此書及宋史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載改兵部尚書轉戶部■裕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蔡確以存不附已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隷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拜尚書右丞遷左丞韓維以詆范百祿罷門下侍郎存以爲失一正人天下失望於同列中論救最力案宋名臣奏議載存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疏下注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爲尚書右丞此

書載其事在遷左丞之後與名臣奏議小異又論杜純不當罷御史王覿不當罷諫官有諫罷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為根本計案宋名臣奏議載存上哲宗乞依舊教畿內保甲疏首云臣伏見范純仁劄奏畿內保甲乞今後更不教閱云云考范純仁于元豐八年九月上哲宗乞揀閱保甲劄子稱貧民甚艱教閱一月為不便即于是年十二月詔府界三省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並免冬教故存以元祐四年上此疏但名臣奏議稱存時為尚書右丞而是書則載在遷左丞之後彼此小異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可乎時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與范純仁議合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訕為吳居厚所奏朝廷議罪存不以確前事為意案宋史本傳云存從兵部確之力也與此書所云確前事可以相証與純仁力爭謂以言語罪人

虧國大體確再貶新州存與純仁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鄰里具酒食會父老鄉黨榮之召爲吏部尚書（案容齋三筆祖宗朝曾爲執政其後入朝爲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之後但爲尚書王存嘗爲左丞復拜吏書蓋即加存自揚州召用也）時在廷朋黨之論方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丐知杭州紹聖初告老言者論其嘗請棄西夏故地殺其恩以右正議大夫致仕再論又降通議大夫（案曾鞏王學士存墓誌銘云後言者論公嘗爲謝景初辯理罪名又降通議大夫與此書所云再論降通議大夫可以互證又墓誌銘書降通議大夫之後又云今上即位遷進左正議大夫與此書詳略小異）每念近世學士大夫

貫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室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薨年七十九（案墓誌銘存葬丹徒義理鄉仙風里）存天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顧方丹陽人皇祐五年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始至召邑父老詢民利病及其善惡善者勉之惡者戒之又進學以教其子弟暇日親爲講說踰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禱于境廟者千人弗瘥則用東菑之俗爲鬻服肉者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內號泣思慕爲之立祠錢君倚胡完夫皆爲方記其事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遺愛者不可勝紀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其先自九江來居少負俊材不屑事科

舉文詞雄偉不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因稱南郭先生嘗題所居云湖水山雲遶縣斜茂林修竹野人家宿酲過午無人問臥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於王安石安石曰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改聽爲倩字由是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一日題安石所居壁間云北山松粉又飄花白下風清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比鷓鴣年年過我未嘗期休論王謝堂前事大抵烏衣只舊時一日安石喪馬爲之設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舍識應爲獅子去却來重載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隱几先生未忘物葛陂猶問化龍身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葢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　蘇公軾鄒公浩蔡

公肇沈公括皆與之遊方其年少有志嘗時嘗著梁父牛角二吟題于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泰山之項可埋金噫嘻蜀道徒崎嶮南風來舜琴梁父吟佳人未偶頻傷心四時有根秋偏深綠綠空滿簪比其老也復爲詩號悲昔遊以致命遂志云其詩文自治平至元祐二十卷爲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爲後集輔不娶無子嘗語蘇軾曰我罪人也軾曰猶有子乎曰有軾曰曾山道州乃前比也輔笑曰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飽人否軾大笑

京口耆舊傳卷三終

京口耆舊傳卷四

翟汝文
蔡淵子肇等
蘇頌子嘉等
洪擬姪興祖等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父思字子久擢熙寧三年進士第自洪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召對爲御史起居郎出知越州應天府卒其論頗是熙豐而非元祐汝文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爲養親十年不仕親喪廬墓三年服闋大臣有知之者除議禮局編修官徽宗召對除秘書郎同列有請議封禪者汝文援王通柳宗元語斥之遂以詆忽治功譏侮盛典謫監宿州稅

召還爲著作郎遷起居郎欽宗出就外傳以汝文勸講儲宮尋召試中書舍人言者論其少從蘇軾黃庭堅遊學術不正不可當內史贊書之任除顯謨閣侍制知襄州章再上降直龍圖閣知濟州未幾再落職奉祠政和壬辰復職知陳州案宋史本傳但稱知襄州移知濟州此書云除顯謨閣侍制降直龍圖閣宋史俱闕書又宋史本傳知濟州之後復知唐州乃知陳州此書不載知唐州與宋史異明年春除中書舍人一時更制樂章勒銘彝器凡大制作皆出其手內侍梁師成寵冠一時位兼三事矯旨强買百姓墓田增闢園池汝文言昔鄭簡公欲毀公族之廟與掌墓之室以行子產不可君子以爲知禮今近幸之臣假詔平人之墓以廣游樂之所非所聞也師成怒黜守宣州山險民貧酒坊課重以負課繫者一百三十有八戶爲錢

三十六萬八千有奇汝文奏除所負仍蠲半額除吏部侍郎未拜改知廬州移密州密負海鹽課甲諸郡自蔡京廢平準爲榷貨務始嚴刑以杜私販犯者推原經歷窮治黨與比汝文至狴犴充斥悉縱之東武多牛朝廷歲需牛黃牛失黃輒瘠死民坐是多破產者汝文奏罷之丐祠得請因上章謝事詔復奉祠明年召還東省復報罷欽宗卽位除直學士院汝文以時事俶擾非辭難之時卽日造朝上疏請遣使遼立其後裔與爲脣齒以抗金人因力詆和議除顯謨閣學士知越州聞二聖出狩集本道兵五千入援高宗卽位赦書熙寧以後獻利之臣增廣上供物帛其議裁損汝文奏浙東和預買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越二十三萬五百案宋史本傳云越州乃二十萬五百

匹此書作二十三萬五百二書必有一誤以一路計當十之三郡三邑經方賊焚刼餘亦戶口凋耗臣祇奉赦書仰體惻怛之意已將第三等戶以上減半第四等以下權行住罷及百姓丁身鹽錢近皆折帛臣已令只納見直制曰可而轉運使劾擅放物帛詔降官二等富民諸葛氏即居爲樓臨通衢歲久相傳爲鬼物所據曠不復居塑像其上過者輒疑其爲祟汝文命從像叢中闢爲酒肆其患遂絕始至營壘不立軍民雜居不復知紀律汝文創屋三十楹既成躬按行其間微而匕箸杯盂無不備具士卒感服以疾丐閒章十上始得請紹興初駕幸山陰復以翰林學士召未至除承旨兼侍讀在職踰月除參知政事秦檜爲相四方奏塡委堂吏並緣爲奸事多違滯汝文語檜

專責都司程攷檜不省一日因對乞治吏之尤無賴者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即立求去言官方孟卿逢檜意亦論汝文不合輿宰相不恊詔以散官就第案宋史秦檜傳檜奏置修政局自爲提舉參知政翟汝文同領此書載汝文語檜專責都司考程葢在同領局時與檜本傳曾統劉一止二八之事正相類而檜本傳于此一事不書可據是書補其闕汝文表謝因及檜之專政謂雖號參知了無關預人才除擢但見畫於錄黄政事施行一視成於牒檢時以爲實錄既歸謝賓客一以書自娛年踰六十丁毋憂徒步千里扶服歸葬平居奉先嚴恭每祭必先掃除内外宿設位卒族屬告於祖廟既夕迎主就位戒内外無或謦欬行步不許聞履聲以爲祭求諸陰故昏而行禮屏氣山立餽奠拜祝如將見之質

明𪽿事奠幣燎瘞奉祏返室再拜綏神而退自少至老雖甚疾必自力以范蔚宗書語近辭冗事多複乃合傳注擬精要爲東漢通史五十卷以士當爲有用之學著圃學五卷又廣聞三卷人物志五卷曰亦足以垂世矣紹興辛酉薨年六十六葬縣之九靈山汝文善知人宰相吳敏范宗尹皆自布衣期以公輔秦檜爲密州學正官一見異之曰公當位極人臣檜當國片言忤意者必被遷謫惟汝文免且再進職名端以此故自餘執政從官由其識拔者甚衆尤工書米芾驚歎以爲非唐賢所及圖畫及刻塑皆精絕爲世所寶旣沒其子裒其遺文三十卷曰忠惠集

蔡淵字子雍丹陽人爲人峭直剌口論天下事是是非非聞

人有過面折無所隱家故饒于財兄弟以奢豪相尙淵獨擔
簦以遊四方若寒士窶人其工苦食淡有人所不堪或勸稍
分兄弟之財以自贍淵曰兄弟治産吾治書兄弟不以家事
累吾吾烏可以身計累兄弟乎聞者愧之遂從王安石學於
金陵時門人皆專經惟淵聽講不倦得兼通諸經擢熙寧六
年進士第歷婺州司戸晉州衛州河中府魏王宮教授通判
荆南府召爲大宗正丞出知泰州海州其教授專以王氏之
學政事亦惟守元豐法度始終不變奉祠十五年宣和元年
年八十六卒家居治園與賓客把酒賦詩以自娛醉墨淋漓
常滿屋壁毛友銘其墓有云公之凜凜面折人者雖億萬切
人猶畏公于夢寐蓋其峭直如此

肇元豐二年進士第父子皆名冠乙科初授州戶曹逕者及門父淵語之曰以汝之才宜力于學而早汨沒于州縣吾甚惜之肇即却逕吏從王安石讀書于鍾山安石見之殊不悅但云後生何不出仕却來此寂寞之濱居數日稍與之語知其通敏過人頗異之因問曾閱內典否曰未也安石曰內典惟華嚴經最有理但部帙浩大非經年不能究也肇即借經寺中甫半月盡得其旨一日安石論及華嚴經疑義數處肇應答如響安石駭嘆其土山唱和詩有云從容與之語爛漫無不涉載車必百萬獨以方寸攝蓋嘆其記問之博也安石起知江寧廐有惡馬人莫能御一日兩校牽至庭下肇挽馬鬣而上疾馳百里而還故荆公集句戲之有曰蔡子勇成癖

能騎生馬駒又有詩曰愛著青衫騎白馬日行三百尚嫌遲胸懷落落堪為將却是君王未備知蓋以文武全才許之後又從蘇軾遊歷刪定官太學博士紹聖中章惇為相以肇為安石門下士銳欲用之除衛尉寺丞案宋史及東都事略肇本傳除衛尉寺丞之前曾通判常州元一統志亦同此書不載與諸書有異議不合出提舉永興軍路常平元符中除禮部郎官崇寧中改吏部案宋史本傳肇出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為戶部員外郎並編修國史與此除禮部郎官及改吏部互異東都事略本傳稱徽宗即位為吏部員外郎與此書合惟為禮部郎官二書俱載在出提點兩浙刑獄之後此載在前與二書異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點兩浙刑獄罷知睦州有惠政張商英入相召為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卒以宰相上馬為之候肇援筆立成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未幾以草御史辛議責祠不合

上意力丐去罷爲顯謨閣待制案容齋四筆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右文殿修撰蔡肇爲顯謨閣待制證之此書肇罷官顯謨閣待制其前不著爲右文殿修撰與容齋四筆互異知明州言者又論其與蘇軾往還包藏異志非議辟雍奪職奉祠會赦復職宣和元年卒遺文三十卷曰丹陽集

載字天任詩句雅健似李長吉爲常州晉陵簿宣和末以宰相薦改官詞爾載以才見知于元臣爲汝久淹于選調達于朕聽豈限常闡可授承事郎靖康中宰相李綱辟爲御營司幹辦公事建炎中詔宰執侍從薦士端明殿學士董耘亦以載應詔旨辭疾不就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在縣之樂亭子十八人嘉京攜最知名嘉字景謨弱冠遊上庠以靜默自守方餘子尋

嘲聚議嘉至輒肅然改容熙寧中公試對策力言時政之弊直講焦千之顏復皆一時名人得之喜擢在首選直講蘇液方事附會袖卷以白執政執政怒千之液同列五人皆罪去嘉亦由是罷舉先是英宗卽位父頌知潁州案頌本集載賀英皇帝登極表有云一麾在外顧官守之方拘與此書知潁州可以相證使奉表入賀授試將作監主簿至是調亳州司戶頌知婺州從行過杭蘇公軾時爲杭倅公讌外獨與嘉游累日唱酬盈軸呼以宗弟又以書薦之守楊繪稱嘉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毅不可犯繪亦厚遇之中間避親嫌凡再易任後知襄邑丞蔡京提點開封府縣鎭公事深相接納一日怒黎驛巡檢樊記使嘉廉其過嘉笑曰某豈爲人鷹犬者耶京意大沮由是遂絕高麗入貢當凝沍之

月敲氷進舟中貴人陳衍督役驅所在令佐戎服卽事嘉獨冠帶坐胡牀衍大怒奏嘉慢令詔下體量得釋王沖寇京西侵軼畿甸燕順督捕南向坐而揖客坐東西向嘉望見不謁而出事聞順坐贖銅其不畏彊禦類此秩滿引對神宗記太學對策時且問樞密承旨張誠一嘉何如人誠一對不知遂不用改秩知富陽縣閱月庭無留訟當路交章舉最蘇軾亦云富陽之政古循吏無以過元符元年劉贄辟看詳訴理除太學博士有旨與寺丞以父爲相引嫌下遷太常寺簿頌罷始遷太常博士出通判常州坐看詳訴理事停任丁內艱服闋復召爲宗正丞未赴丁父憂值再立黨籍不復出仕奉祠凡十有八年郡守毛友爲郡人蔡雍作墓誌稱嘉春溫雪潔

退然長者人也言若不能出諸口聞人之過不忍言之亦惡聞之規矩其行不肯一蹈繩墨之外所謂和而不同淸而能容物益其暮年所造如此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盡除黨籍召用其人嘉已失明矣建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葬上元鄉去茅山十里京字世美以父任爲假承務郎授雄州防禦推官監江寗府稅務王安石聞其所爲歎蘇氏之有子辟忠武軍節度判官陽翟民相擊殺獄已具而京疑其寃已而得眞殺人者許人神之改秩知丹陽縣建壽堂於廳事之東歲時迎侍往來邑人榮之至今呼曰相公堂邑有練湖畜水以濟漕渠歲久湮塞比歲告旱京因旱募民浚湖復度地之宜易置斗門十數以是豬洩是歲民不知飢繼是湖水有餘公

私兩便爲察訪使孫傑過廳劾去丁父憂服除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武康吏陳昱犯法令遣吏捕輒殺尉自往復聚惡少以拒事聞下監司合諸縣兵委京督捕京請不煩兵自至武康諭其徒曰官所欲得者昱耳爾曹無名逮出見我不然且併死皆拜首躍出昱遂授首通判沂州一日覽二疏事喟然感歎投劾而歸遂不仕政和七年四月終于家葬于丹陽長岡游酢誌其墓

攜字季升頌之季子頌自濠赴御史臺對世儒獄案頌本集有到濠謝上表其追逮之詞有云累逮人言上煩詔鞫獄詞既具國憲寧逃又有濠州到任謝二府啟云豈意吏曹之乖謬致煩詔獄之推窮無由自明分甘重責荷上恩之含垢原所坐之因人止免一官仍除善郡據此則貶濠之前頌嘗有對獄之事考此書明云頌自濠赴御史臺是對獄又在到濠以後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似異及考宋鄒浩道鄉集有所著頌行狀

載須爲京尹時失出祥符令孫純罪有詔鞫治降授秘書監知濠州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中所云也行狀于謫濠後又載頌以陳世儁事被劾御史臺遂自濠赴臺置對則此書中此條所云也二事本不相蒙故先後互異又考頌本集有元豐己未三院東閣詩十首其自序謂予自濠梁赴臺訊鞫與此條正合其十首之一有罷尹一年重置對之句葢到濠乃前及到濠以後其置對者凡再故云重置對是亦一証也

攜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詣宰相府訴冤事由是得白 案汪藻浮溪集巖獻閣待制蘇公墓誌云丞相自開封府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問太學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可與此書相證

攜亦以此知名少以父任再轉爲武成軍節度推官 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用父任爲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與此書所稱再轉可以相證

有二死四當論攜不可守怒欲按之攜不爲回二人卒免死 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官武成時行縣吏送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

吏亡賴至擅出入于死既日强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與也亟治之公曰使紓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言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併案公公不爲回而二人卒不死父喪服除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間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據此則以通直郎丁父憂不以武成軍節度推官也與此書詳略互異以兄嘉入黨籍監兗州東廟尋知丹陽縣丞會令闕攝官且二年時高麗入貢吏並緣爲姦所過騷然攜先事爲備故使者過而民不知歲飢行賑濟朝夕親臨民被實惠通判廬州去郡民相與遮留至於罷市中丞蔣猷薦爲御史臺主簿三遷爲尚書倉部郎中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中丞蔣公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與此書所稱三遷可以互證長貳將請于朝歲漕冬初至者監司若州縣皆坐之時去禋祀止數十日而漕至者未半攜持符不下白其長日符

下則坐者無慮數百人禋祀恩皆格不行無乃已甚乎時人服其長者擢衛尉光祿少卿紹興初召赴行在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知溫州皆不拜紹興十年召爲太常少卿翌日除權倘書刑部侍郎少留以疾告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卒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卒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此書稱紹興十年始召爲太常卿歷侍郎徽猷閣待制中間仍有留拜乞老之事則不以是年正月九日卒也然生卒年月墓誌决無謬誤此書紹興十年十字當爲傳寫之訛亦葬長岡汪藻撰墓誌

庠字養直丹陽人其先泉人丞相頌之族庠父堅字伯固有詩名文忠公蘇軾過九江堅時爲縣主簿多其唱和軾和其九日詩有紙落雲煙子患多之句後軾再過九江又有詩序云昔在九江與伯固倡和其略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

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昨日又夢伯固豈復與伯固相見于此耶今得來書已在南華數日矣感歎不已先寄以詩詩前四句云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其相與如此晚爲建昌軍通判致仕卒庠幼嘗一就舉中程以犯諱黜由是悟得失有分安貧守道不復事進取堅得任子恩庠弗受以屬其子况酣詩酒寄傲江湖間其爲詩頴發語出輒驚人嘗作淸江引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嘗占烟波弄明月蘇軾見而奇之手書此詩云使載於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是者乃吾家養直所

作自此詩益豪雅游故人皆一時名士東湖徐俯尤相厚善會慥跋其遺文云舊聞宗匠推詩匠親見東湖説後湖蓋著其實云紹興三年正月俯在樞近薦於上令赴都堂審察辭疾不起三月詔再下令州縣以津遣簽幙及縣令詣門再以疾辭詔旨督促就道庠聞命下即扁舟遠引終莫能致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高其節好事者往往圖其形以相贈遺爲之贊頌者不可勝計有得其片言隻字者輒藏去爲榮庠雖棄置人間事而見義勇爲本其天性其子嘗以錢數百緡買隣人之居以庠出外未告也庠歸而聞哭聲問之其子具以告且言隣姥將遷而哭庠知而惻然亟焚券以屋歸之不復問所酬晚歲頗事養生之術有道人江觀潮者贈以藥令侯

有急服之間數歲得疾幾殆其妻取藥磨以飲之有頃而甦體更康健紹興十七年訪舊於金壇之洮湖醉而吐覺所吐有異疑藥力去矣已而卒曾慥序宋百家詩言其歲旦與家人别且餅隣里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走不及盖傳聞之誤余世家丹陽先君知其死爲詳近又從其孫嚞借家傳見其欲得疾洮湖之因甚明而好事者援以實道家神仙之說過矣弟祖可

祖可字正平少以病癩爲僧江西人目爲癩可徐俯爲作詩引云伯固每稱余季之才養直數言余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詩數首人皆驚歎問誰所作則可師也然後知伯固譽兒而非癖養直舉親不避余特深知之盖游刃有餘

遣言無滯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爲僧居廬山之下登高臨深窮幽極遠北望九江南望彭蠡取陰晴之變風雲之會水石林木春秋霜露千變萬態皆一于詩其發源也以家學及其成功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子瞻黄魯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餘波所及蒙潤者多近歲江南高僧逸民出語可觀皆可之化也俯又嘗爲畫虎行卒章云只今耆舊無新語尚有廬山病可師其推重之如此曾慥嘗從俯誦可之詩如谷口未斜日數峰牛夕陰霜清鼉葉脫盡見山西秋茅簷歛送晚苔徑曲邀春肯簪笄無蔬筍氣在方外衲僧誠不易得但公之稱許無乃過乎俯彊辯不可屈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應上庠及選試南宮皆爲春秋第一擢紹聖元年進士甲科爲忠正軍節度推官辟濠州團練推官捧檄行縣宿禪窟寺聞有僧聚書數千卷誦讀晨夜不休擬識其姦曰是非釋子所爲異時必挾此以動衆歸語鍾離令逐出之其後果謀不軌即張懷素人服其先見改秩爲邵武軍常州教授入爲太學國子博士案宋史本傳擬官國子博士不載忠正軍節度推官及濠州團練推官當以此書補其闕以元祐內舍不爲在勢者所引久次學省出爲利州提舉學事就移福建罷歸差通判鄆州再除廣西北路案宋史本傳作京西北路與此書所云廣西北路異廣字當爲京字之訛湖南河北東路提舉學事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御史在福建時以關學門事爲知邵武軍柳庭俊所奏罷任久閒其後柳爲侍從擬爲御

史一以誠待之無幾微見於顏面柳後歷典名藩每對人自
愧前事而服其容德京西月給七十萬錢據舊籍取其半會
廢京師鐵錢郡以擬俸入鐵錘殆半遣僚屬獻議易之官庫
擬不可曰吾寧棄不用不可以私紊公凡所居月得廩粟亦
必槩量而後入其清謹如此周旋三院首尾六年時王黼蔡
京更用事京且復相以擬不爲黼所用意且附已使人微撼
之擬笑曰唯之與阿何以相遠吾知中立而已京怒送吏部
出知信陽軍未赴改海州代歸奉其母居郡城以供甘旨會
趙萬之變郡不能禦時母年八十九奉之以匿民間夜遇風
雨則以身覆之再爲賊所及守死不去賊感其義竟母子俱
全高宗駐蹕維揚召爲秘書少監以母喪不赴服除召爲起

居郎執政李回富直柔等以李成兵盛呂頤浩不能克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以逼之乃詔江湖川廣所輸上悉寄樁信上擬謂捨四通五達之都而趨偏方下邑非所以示恢復形勢上疏極論議以是寢案宋史本傳載擬諫阻高宗駐蹕饒信事在遷中書舍人之後此書載在前與宋史本傳異遷中書舍人詔臺諫侍從條上弭盜之術擬言兵興累年饋饟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民所以去而爲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急則變益大宜講所以消之江表之盜不可緩緩則勢益張宜求所以滅之又謂豐財者政事之本節用又豐財之本以之屏盜以之却敵無不可者上皆然之尋除給事中兼侍讀遷吏部尚書丐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

庾總大軍討閩寇道永嘉擬以庾逗留趣庾赴援乃於餽饟外責以犒師云犒已即行擬初以捕寇非本州事故不爲備庾言甫脫口衆即隨擬入州言語訩訩擬亟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劾上嘉其識變詔書慰勞仍進一秩明年復召爲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南渡草創一時禮文多所訂正省部條例出於省記吏緣爲姦至是修七司勅令擬實總之凡所更定衆論惟允事經郎曹多有曲筆長貳相承不復可否擬悉裁處其中是年淮甸再擾問攻守之策擬對國勢未固將士未練財用未裕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戰守之備要在去冗食節浮費時以爲當三年秋以地震求直言上疏歷詆政事之偏謂非所以下順民心上荅天變於是執政切齒即上章丐

聞遂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九年再知温州既到任復以前職奉祠紹興乙丑三月卒年七十五初以避地居台之寧海因家焉謚文憲姪與祖

與祖字慶善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賜上舍出身主陳州商水簿試中教官除汾州教授改越州未赴攝太學博士丐便親除湖州司士曹用薦者改秩就除州學教授俄拜太常博士丁父憂服除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半歲三遷人以爲榮會地震求言以所言切直與擬俱罷丐祠除知廣德軍所隸二邑田多高昂常以旱告與祖既至即相原隰量遠近與陂塘六百三十有四歲以屢豐郡有張王祠每歲夏五月椎牛乞靈殆傾城邑與祖躬禱於神

代以他供而申屠牛之禁俗以是革秩滿奉祠除江東提刑罷任久之猶坐涇縣魔寇竊發鐫二秩知饒州以母憂不赴知眞州時兵荒之餘民不復南畝上疏請除田租一年以勸耕者既得請而游惰未盡復則請更除明年田租由是襁負相屬耕耨以時墾荒田至七萬餘畝會浙右饑相攜就食者不可勝計秩滿再知饒州舊例民婚葬官抑使市酒吏緣爲姦小不慊有破家者民不堪則寧因循不舉興祖知之下車卽弛其禁於是同日婚葬者至數百家其他政多可紀改祠得請民欲其留列治狀以叩外臺者日數千人外臺以聞詔令復任未幾韶州之命下初紹興十七年秦檜當國興祖見之私第坐間論乾坤二卦至坤上六陰疑於陽必戰興祖謂

陰終不可勝陽惡夫干正者檜以爲譏巳大怒謂輿祖曰前輩自有成說今後不須著書聞者知其必重得罪而輿祖自視無愧處之恬然（案宋史本傳不載輿祖與檜論乾坤二卦事可以是書所載補本傳之闕）後知眞州因程瑀解論語求輿祖爲序序引瑀解夫子弋不射宿以爲聖人不陰中物又取瑀發明聖人忠厚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以爲讀至於此使人流涕後七年京西運判魏安行鏤版檜見之疑瑀與祖借周孔議已令王珉上言謂瑀不取聖人之言肆加臆說輿祖不合爲序乞重作行遣檜以珉疏論輿祖不力令董德元再論序中感發夫子之一弋流涕周公之四言果何等語送刑部定法緣法無可坐故刑部長貳韓仲通等直擬編管韶州至韶州半年卒

案宋史本傳但云興祖坐作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韶州以此書証之乃爲詳盡興祖經學明甚議者謂其早以此廣譽晚以此賈奇禍更化之後其子上書訟寃始加卹典平生論著最多有春秋本旨二十卷周易義二十卷古易考異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論語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讚一卷聖賢眼目一卷補注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証年譜各一卷注黃庭內外經一卷編次闕里譜裔一卷其說論語注楚詞近世侍講朱熹多采用之從兄造

造字彥襲擢政和戊戌上舍第授歙州黟縣尉方臘起睦州連陷郡縣睦距黟爲近造與蘄門尉王季淵分據險阻造據狹原嶺寇至輒獲而來者相繼懼不能免則以書遺其家使間道奉親以歸而身當其衝賊知不可破乃引兵三千攻季

淵所據安坑嶺李淵遁走造不得已獨引所部與賊相持賊不敢迫會假守不察以安坑失守爲造罪遂繫之而遣他將拒戰賊大喜他將旋敗明日賊入城首出公於獄擊殺之曰是復能拒戰否聞者泣下賊平弟逴始得其事於縣之故吏輿䰟歸葬而訴于朝宣和六年冬詔故廸功郎洪造夫士有忘身殉國而功弗白于當世者朕悼之乃交言爾以寡擊衆勢不屈歸從吏訊卒殲賊手有司驗實如章是用䘏以通籍之秩而祿其子庶幾明爾忠憤之志而天下忘身殉國之士亦可以少伸矣毅魂有知歆茲無斁可特贈通直郎與一子將仕郎

京口耆舊傳卷四終